

524.97

羅振玉傳

陳邦直著

東方國民文庫第三十編



MG
K825.8
7



3 1764 7161 7

東方民國文庫

陳邦直著

羅振玉傳



30

西



公敏恭羅

目次

一、童年時代（自誕生至二十歲）……………（一）

上虞羅氏之家世——故鄉淮安——啓蒙讀書——第九名秀才——寒苦出身——青油燈下之第一部著作

二、青年時代（自二十歲至四十歲）……………（七）

爲童子師——發表治河論——創辦農學社及農報館——創辦東文學社——與端陶齋訂交——受知於張文襄公——革新武漢農業教育——初次渡日——政治活動之開始——與長岡子爵之密談——南下粵江

三、壯年時代（自四十歲至六十歲）……………（一九）

宦游江南——入官學部——保存太學——大庫秘藏——西陲墜簡——研究甲骨文——字及編纂殷虛書契——亡命日本京都——革命後之羅先生——京都永慕園中

之遺老生活——羅先生與王國維——羅先生與藤田豐八——國學叢刊之出版——與歐洲學者之關係——明器之著錄——收藏古物之態度——客居海東之著述——五十日夢痕錄——第一次辦賑——歸國——第二次辦賑——舉辦實業——審定內府古物——宮門之變——扈蹕蒙塵——六十賜壽

四、老年時代（自六十歲至七十五歲）……………（五）

王國維先生之殉節——隱居遼東——將軍山上之貞松堂——纂修熹平石經及其他——講授清代學術及論語——書法及鑑別——建國時代之活躍——迎鑾定鼎——滿洲文化事業之發軔——七十賜壽——順治路私邸中之生活——功成身退——晚年著述——最後之著作——永眠道山——先生之治家及其後代——恭敏公之素描——遼海吟——羅先生之面々觀——偉大的羅振玉先生

「附錄」年譜……………（七三）

童年時代

上虞羅氏之家世

羅先生原籍浙江省上虞縣，自其曾祖敦賢公（字添齊）於嘉慶年間，宦游鹽河幕府，流寓江淮，遂寄籍江蘇省淮安府。敦賢公有子九人，第三子名鶴翔（字翼雲），是為先生祖，官江蘇省高郵州知州。鶴翔公有子二，長名樹勳（字堯欽）是為先生父，任江寧清河縣丞。蓋自百餘年來，即為江南之書香世族。

故鄉 淮 安

淮安位於長江北岸，當淮河泗水之彙，風物茂美，為江北名鎮。產業以米穀為主，在津浦鐵道尚未敷設以前，南中漕運，咸集於此，以故商賈殷富，文化發達。

先生於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時，誕生於淮安府南門更樓東廡宅。乳名玉麟，稍長



樹勳公名之曰寶鈺。後應浙江省紹興縣之童子試，乃改名振鈺，字式如。中試後，復改名振玉，字叔蘊，又字叔言。晚年自號雪堂，又號貞松老人。

啓蒙讀書

先生行列第三，自幼羸弱，五歲始斷乳。次年，乃入家塾從山陽李岷江先生（字導源）開始識字，啓蒙讀書。惟體弱多病，一歲之中，病恒過半，故讀書時甚少。但先生祖母方太夫人督課頗嚴，非至病臥床榻，必令在塾中靜坐，聽諸兄讀書，因此往々能默記背誦。七八歲時，遂略通文義。岷江先生賞其早慧而慮其不壽，謂先生父堯欽公曰：『此子倘能永年，異日成就必遠大。』

先生之祖母方太夫人，出自名門，深通文藝，治家嚴肅，尤器異先生過於諸孫。嘗親自課讀，先生童年時代，生長於春風化雨中，故性至馴靜，不爲嬉戲。以多病，九歲始畢四子書，十三歲始畢易，詩，書三經。是時初學爲詩，文，及短篇論說，岷江先生頗賞其有藻理。十四，十五歲時，讀禮記，春秋，左傳，如是遂畢五經。

第九名 秀鑿才

當時中國仍行科舉制度，先生年十六歲，乃習爲「制舉文」（卽八股文）是歲三月，堯欽公送先生諸兄返上虞縣，應「童子試」（卽縣考，係稱小考）。命先生偕往。彼時先生作「八股文」僅能成半篇。中途嬰疾，至杭州益劇，臥病旅舍。蓋先生素病喉腫，至是大發，水漿不入口者幾二旬，醫者投以瀉劑，始能飲食。適值孝貞皇后上賓，國郵停試，先生疾亦尋愈。後於五月初赴紹興應試，試畢，入上虞縣學第九名「秀才」。

先生入「縣學」時，爲「制舉文」尙未能完篇，臨場勉強爲之，自揣必將失敗。不意「正場」乃考問「經詁」，文題爲「盧橘夏熟賦」，試畢，學使張霽亭置先生卷第一名。繼復疑其不類童子手筆，因折彌封（卽密封）見其年僅十六，益爲懷疑，乃提堂面試，并出賦卷命當面講解，經先生一々解答後，疑始冰釋。繼詢問平日所學頗詳盡，并將疑意明告先生，且加勉勵曰：『予歷試諸郡，未見秀才如子者，然子年齡尙幼，宜歸家多讀書，異日前途遠大，不必急々於一時科名』益期許於先生者，殊遠大也。

寒 苦 出 身

先生早歲家貧，堯欽公以質庫折閱，逋負山積。至是試畢，攜先生等歸淮安，數月後，堯欽公得署江蘇藩司檄，任江甯縣丞，遂往就職，兼謀避債。留先生居家，佐母范太夫人主持家務。先生自總角以來，足不踰書塾，罕與社會接觸，故初見司理田租者，如見大賓，汗出如漿，久乃相習，至是先生遂開始其人間生活矣。

童年家境既如上述，至諸兄完娶成室後，家業耗費，生計益艱。值歲暮除夕，范太夫人至書齋謂先生曰：『歲除祭祀，禮不可缺，環堵蕭然，何以卒歲。』因相顧流涕。先生乃急出奔走，告貸親友，日晨始得錢四千（卽制錢四串），勉強度歲。

先生於持家之暇，攻讀弗懈，無力購書，每於親友處借書歸讀，日必挾冊出入，習以爲常。嘗以應試途經鎮江，流覽書肆，見有粵刻皇清經解一書，愛弗忍釋，歸於旅舍燈下告堯欽公，公賜錢三十千（制錢三十千，卽俗稱三十串錢，合銀約六兩左右）購得之，如獲至寶。夙聞先輩語曰『讀書當一字不遺』乃以一歲之力，讀竟三周，雖如觀象授時，

曉人博學難於瞭解者，亦勉強讀竟，先生自謂平生得知讀書門徑者，蓋基於此時也。

青油燈下之第一部著作

十七歲後，讀書之時間愈少，而攻讀愈苦，晨興，即接見債家，奔走衣食，日暮始得讀書。是時仍爲青油燈時代，先生每夕讀書，貯油盈盞，且貯油他器以備需用，及盞與器中油用盡，時晨鷄已三唱矣。

先生自幼對於考證學即深感興趣，至是於服習經史之暇，思唯古碑版足資考證，適有山左估人劉金科者，歲必挾山左，中州及關中各地古碑版刻本，賚至大江南北出售，道經淮安，先生雖心愛之，因貧不能得，乃與劉氏訂交，租賃讀之，每碑版一紙，賃錢四十文，持歸即抄寫考證，久之，遂著成讀碑小箋一卷，又雜記小考訂爲存拙濟札疏一卷，此爲先生著述之始。

光緒十年四月，先生年十九歲，娶連平范振之先生之女爲室，是爲元配范夫人。及先生開始著述，無力印刷，范夫人爲其脫簪珥易資付梓。書成，時江南名儒俞曲園（樾）太史，讀之亟加稱贊，并錄書中數則，輯入其名著茶香室筆記中，於是海內名宿，咸知

先生之名矣。

青年時代

爲童子師

先生弱冠以後，爲補助家計，乃應山陽劉氏館爲童子師，歲得酬脩二萬錢。（三萬制錢，約合白銀二十兩）授課餘晷，輒以著述自娛，經史而外，兼及小學，目錄，校勘姓氏諸學，歲必成書數種。是時，先生雖居恆困乏，願獨年少志銳，刻苦潛修，恥以書生自牖，因留心於政治，經濟，當代實用之學。好讀杜氏通典，及顧亭林（炎武）之日知錄等書，又常讀兵家言及防河書籍。

發表治河論

光緒十九年間，河南省鄭州一帶黃河決口，延及直，魯，豫三省地方，水患頻發。張曜氏巡撫山東，銳意治河。其幕僚有主仿賈讓「不與河爭地」之策，謂須放寬河身。同

時上海紳士施少欽等響應其說，將以賑款盈餘收買河岸民地，以益河流。先生聞之大駭曰：『今日河身已寬，若更增益，則異日漫溢，害且無窮。』乃著治河論萬餘言，痛加反駁。丹徒名士劉鐵雲（名鶚，即名著老殘遊記之作者）氏，時爲魯省觀察，與先生素不相識，見先生此文，大驚歎服，并以所著治河七說寄示；內容與先生宗旨多有符合，遂相訂交。并保薦於巡撫張公，張公簡邀先生入幕，先生以親老辭謝，一時轟然塵上之「河身放寬」說，竟以先生及劉鐵雲氏之反駁而中止其事。

創辦農學社及農報館

甲午戰役之後，國瘠民貧，先生目視時艱，因念農爲邦本，本固邦寧，復感於古人「不仕則農」之訓，乃萌學爲稼畜之志。於服習濟民要術，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等書畢，更欲採用新法之自然科學，以資改革，遂與友人蔣伯斧氏創辦農學社於上海，購求日本歐美農學書籍，翻譯印行，悉心探討。時先生家計漸裕，迎奉老母移居滬濱，設置農報館，延聘通習外國文字者，專譯各國農業學術之書籍雜誌。蔣伯斧氏董理庶務，先生自任總編輯。後蔣氏歸里，先生掌管一切，前後垂十年間，譯印各國農學書達一百餘種，

一時中國各地研究農業者，莫不奉爲圭臬也。

當是時，國事日非，人心動搖，南海康有爲於會試公車北上時，集合各省舉人，上萬言書，首請變法自強，并創設「強學會」於京師。先生友人汪康年氏，亦新進士，不應朝廷殿試，而南至上海，創時務報館，聘廣東新會梁啓超任爲主筆，譯述歐美報紙，登載「瓜分中國」之說，以激勵人心，一時海內青年學子，翕然從風。是時，先生適在滬濱，見及中原士大夫之過江南下者，莫不抵掌高談天下事，以時務報館爲中心，其議論專以啓民智，伸民權爲宗旨。彼等仰先生之名，多相挽勸參加，且皆署名於農報館。先生乃與蔣伯斧氏議曰：「此等所謂志士者，大半浮華少實，異日於國爲利，爲害，尙未可知，此時宜稍遠避之。」蓋先生自是鑒及康梁黨人無成，已立志效忠清室，故先生居滬十年，暗然獨立，始終未參加黨派運動。

創辦東文學社

當先生創辦農報館時，曾延聘日本藤田豐八氏譯述日本農學書籍。藤田氏性情抗直，學問淵博，與先生交誼日深。某日，先生與言及：「中日兩國，本唇齒之邦，宜相親

善，以禦西力東漸，甲午之役，同室操戈，日本雖勝，宜非幸事也。藤田氏深韙其言，謂謀：『兩國親善，當自士大夫始。』於是日本學者之來游中國者，必為介紹聯絡。然苦語言不通，乃謀創立東文學社，以日文日語講授各種學術。賃樓數楹，招生入學，經費由農報館擔負，藤田氏任教授，先生以農報館事務羈身，乃舉友人邱子蕃氏任校務。

是時，中國各地學校，無講習日文者，故來此求學者甚眾。復招聘日人田岡嶺雲氏為助教，及日本駐劄上海副領事諸井六郎氏，領事館書記船津辰一郎氏等任義務教授，於是東文學社之陣容儼然成立。自此，中日兩國當局，始有同文會，及同文書院之組織。同文會會長日本公爵近衛篤磨氏，副會長子爵長岡護美氏等，均先後與先生訂交，日以同文同種之義，互相敦睦，而中日兩國之學者，咸互習其語言文字。

東文學社，創立於光緒二十四年仲夏，是年秋間，遭逢歷史的「戊戌政變」，校費無着，邱子蕃氏亦棄而他就，學生散去三分之一，此唯一研究日文之學社，幾將中輟。幸有高材生如海寰、王國維、山陰樊炳清、桐鄉沈紘等，攻苦力學，潛修深造，先生不忍使其半途廢學，乃告貸親友，舉私債以勉強維持。一年之後，王、樊等學業精進，社中所授之歷史，地理，理化各科，由彼等譯成漢文，先生捐助私囊付梓出版，銷售甚暢，自

是校中經費賴以不匱。當先生一身兼主農報館及東文學社之際，數載之間，財力窮困，時告支絀，而先生始終如一，獨力支持，親友輩莫不憂其艱苦而服其勇氣，蓋由於出身寒苦，憂患備經，故能堅持奮鬥，沈毅不撓，卒使其所有事業，莫不成功也。

與端陶齋訂交

光緒戊戌年間，朝廷銳意變法，進用康有爲，梁啓超輩，推行新政。溧湯端陶齋氏（方）時任農工商部大臣，將欲振興農業，耳聞先生名，移書下問，先生覆稱：『欲興全國農業，須自畿輔（卽首都地帶）始。昔怡賢親王議興畿輔水利，竟未果行，公若成之，不朽業也。』因寄畿輔水利一書，附以長函，端公閱之欣然，乃議先開張家灣一帶荒地，以資試辦。未幾，值政變，端公出爲封疆大吏，其事遂寢。頻行，遺先生書曰：『興農一事，朝旨不以爲非，君若願北來，當言之當道，必加倚重。』先生得書，頗有北上意，尋念親老，不欲遠離，乃謝之。時先生與端公尙未識面，僅書簡通問而已，但與端公訂交，實始於此。

戊戌政變後，當時所謂維新志士者，皆紛紛四散，及至光緒二十六年之「庚子事件」

乃釀成「通州事件」，延及長江流域。時新黨中人，亦自知實力不足，隱結海軍，及沿江流竄之會匪以爲支援。及大通一敗，武漢事洩，海軍乃袖手作壁上觀，會匪亦不足持矣。時有湖南人李某者，原係黨人，與聞其事，至是，朝廷下詔拘捕，李某懼爲所累，乃詣兩江總督劉坤一氏告密，謂事變由於會匪煽動，且詳列黨人名簿以上，而自願任逮捕之責，江督許焉。是時，先生友人汪康年適在上海，主持中外日報館事務，平日任俠負氣，聞之不平，謂：『會匪誠可殺，然既與同謀，事敗而下石者，則傾險熟甚。』乃陰告黨人，縱之使去，李某憤甚，又誣汪氏實爲首領，時汪氏客游鎮江，不知已遭刊章，其友陶森甲告之，且密護其脫險。先生聞其事，益以危行告誡汪氏，汪氏至是乃深服先生之卓識，一切行事，咸聽命於先生矣。

受知於張文襄公

戊戌政變後，朝旨查閉各地報館，獨農報館以提倡實業，未遭封禁。願以經費支絀，積欠印刷費甚多。先生乃具呈江督劉坤一氏，請移交於農工商部，改由官辦，劉督謂：『農報不干政治，有益民生，雖有亂黨署名，但既爲結會來者自不能拒，勿庸移交。』



青年時代之羅先生

乃令上海道撥款二千元，以償積債。先生并擬以歷年所譯農學，編印叢書百部，充報館經費，款尚未集，湖廣總督張文襄公（之洞）電邀先生總理湖北農務局，先生以報館及學社事繁函謝，張公未許，且再三電促，無已，乃權將館務託諸友人，擬到鄂面辭。既見張公，問所以堅辭之理由，先生據實以對。張公問叢書百部，得價幾何，答約五千，張公曰：「此易事耳，書成當札飭各州縣購之，君勿慮。現以鄂省農政相煩，此間設農務局已有三年，并設學堂授農蠶兩科，總辦某公素不解事，命提調某丞任學堂監督，近來該員力陳學生囂張腐敗，教師亦不盡心授課，非停校不可。吾意該校既數年於茲，國家經費及學子光陰，均當珍惜，故特請先生任農務局總理，兼學校監督，君其即日視事，詳察情形覆我。」先生力辭未允，乃赴任視事。

革新武漢農業教育

先生既已視事，銳意革新，查知校中歷來風潮，多由繙譯員等鼓動，遂擬革除其不穩份子，不料前任提調某，嫉先生之能，先密告之，於是校中全體譯員，聯名提出辭呈以要挾。先生一概允許，同時急電召王國維及樊炳清兩氏赴鄂代任其事。從此校風安謐，

學業進化，數年之間，造就專門人材甚多。是時，張公亦注重學業，廣集全園名流學者，一時試漢學風，甲於天下。

先生於辦理校務之暇，時與王，樊兩氏，譯述東西各國教育雜誌，及各國學制等文，以資參攷，兼及世界著名文學，刊行問世。當世介紹外國學術事業，先生實開其先河，故海內志士，咸推先生爲維新人物，但先生學術雖新，而忠於王室之志，則終始如一，數十年間，從未參加革命黨人之陣營。

初次渡日

光緒二十七年冬間，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二氏，爲振興中國教育計，奏派各地優秀中堅官吏，赴國外視察學務。先生適被派赴日本，乃於是年十一月啓程東渡，是爲先生初次渡日。抵日本後，經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氏，爲講述日本明治維新後之教育行政，每日講一小時，共歷一月間。又逐日觀察各科專門學校，歷經東京，京都，大阪各地，歷時二月餘，翌年春，始歸國，歸後曾將觀察結果，錄成報告，并著其感想，登載於教育世界月刊中。

政治活動之開始

先生旅次東京時，見及中國派遣留日學生，高唱革命，組織同盟會等，深以為憂。某日，日本外務省大臣小村氏，密召先生至其私邸曰：『貴國來日之留學生，現象如此，將來恐釀成兩國之不祥。願諸生來者，皆於補習日語後，考入高等或專門學校，但日本高等學校，素無取締之例，若不加取締，前途可憂，如貴國江鄂兩督不以為非，當由我國文部省訂立取締規則，以免將來發生不幸。』後先生歸國，雖力陳於當道，願彼時國家多事，政府無暇及此。

時日本貴族院議員伊澤修二氏，與先生密談稱：『變法維新，首須相度國情，不能一概盡效西法。教育為國家根本，關係至鉅，且東西國情，原不相同，時至今日，固應變法自強，但宜以東方傳統道德為其基礎，而以西方科學文明補其不足，庶不至棄本逐末，遺害東亞。貴國宜早加意於此，新知固當啓迪，國粹亦宜保存，此關係國家前途，利害匪輕。』先生深服其識見，故歸國後，乃竭力呼號，保存國學，發揚我東方歷史之固有文化，願彼時政府既無力主持，一般青年學子，又皆眩於西洋學說，舉吾東亞數千

年之文明，棄若敝屣，馴至世風日下，國事日非。先生既不能廣行其志，乃退而潛心國故，研究考古，著述講授，畢身弗休，雖於東方考古學上，建樹輝煌不朽之功績，然此實爲先生之餘事，非其根本之初志也。

與長岡子爵之密談

日本同文會副會長子爵長岡護美氏，原爲先生舊交。聞先生東渡，乃延至東京華族會館面晤。先生至，見子爵外，僅有通譯一人。入席，謂有密事相商，故不召他人，乃鄭重謂先生曰：『自甲午之役，兩國失和，誠爲東方之大不幸。戰後日本之國際地位，驟然提高，已久啓歐人之忌，異日必釀成日俄之爭。日本壤地褊小，可勝而不可敗，敗則無論已，卽勝亦傷元氣。萬一竟至啓釁，則貴國東三省地方，必首當其衝，若中國國勢強大，則有此緩衝地，我國受惠不淺，否則一旦開戰，日本爲自衛計，必首先侵犯貴國之中立。甲午之役，彼此陸誼已損，何可一而再乎，故非避免戰事不可，今有一策，特與君商，幸許一言否，』先生乃請示其策，繼言曰：『貴國今者日言變法，竊以將來得失，非可一言而盡，以其至淺言之，貴國版圖廣大，非他國可比，若輒爲之，恐致群情

不便，國勢不安，何不由貴國皇帝，遴選近支王公之賢者，分封奉天，合滿蒙民族，組一帝國，召聘各國客卿，開發產業，爲新法試驗區，如成效昭著，則中國效法未晚，否則亦不至害及國本。我國現正將與英國締結同盟，若此新國果能建立，屆時可由兩國提出國際議會，將此新邦暫定爲中立國，如此貴國既免去變法之危，日本亦可免日俄之戰，實彼此交利之策。君歸，請密陳於江鄂兩督，再與政府中樞詳籌之。」先生於光緒二十八年正月歸國，即告江鄂兩督，鄂督張之洞氏，屬先生電召長岡子爵來華，長岡氏以病未行，乃由公曾近衛篤磨氏代表渡華。先生迎於上海，伴其赴漢，不料始終未與張督會談，久之，近衛氏乃不得要領而歸。及後光緒三十年（明治三十七年）日俄之戰果然勃發，時端方氏官江蘇巡撫，偶與先生言及此事，端方始告先生曰：『當近衛公爵行抵武漢時，吾曾爲張督參此事，密商甚洽，後與相國榮祿氏密商，榮氏堅持以爲不可，事遂祕密中止。』

綜合前述數事，皆先生青年時代最有關係之政治活動，實屬左右東亞全局之重大事件，在彼時雖一令失敗，但後來世變愈深，且往々爲先生預料所及，由此足證先生之卓識深慮，實有燭見於機先者。及至大勢已去，猶奔走奮鬥，力圖挽回，蓋其毅力過人，

不計成敗利害而終始如一。

南 下 粵 江

先生歸國後，以親老歸省爲理由，辭卸鄂事。復應昆陵盛宣懷氏之聘，南下廣東，任南洋公學監督。是年購得南宋時代馬和之之唐風圖卷，因名其室曰：「唐風樓」，是蓋爲先生收藏書畫之始。

光緒二十八年，先生年五十八歲，丁母氏范太夫人之喪。是時，朝旨復開經濟特科，重臣張之洞，陳夔龍氏等交章推薦，先生皆以居喪辭謝。是年十月，應粵督岑春煊氏之聘，至廣州參議學務。（參議之職係閑缺，與正式官職不同）在粵時，公退之暇，常步行雙門府一帶，流覽書肆，粵東書價較廉，乃盡以薪俸所入，收購書籍，先生藏書事業，蓋始於此時。嗣後以收入較豐，生計漸裕，於上海購地九分，築樓三楹，奉迎老父堯欽公至滬，朝夕省問無缺焉。

壯年時代

宦游江南

光緒三十一年，先生年四十歲，自粵返滬，築室養親，已如前述。時端方氏巡撫江蘇，過上海，聞先生名，特親自造門訪問，傾談之下，欣賞莫名，力邀同赴蘇州，主持教育。先生鑒於江蘇爲中國文化中心，風氣傳播，全國皆受其影響，首宜端正人心，敦品立行，爲全國模範。故到任之始，即創辦江蘇師範學堂，先生任爲初代監督。延聘海內名宿，佐理校務。又於校中恭設萬歲牌，及先師孔子牌位，每逢朔望，率諸生行禮。校中一切事務，皆親自辦理，雖盛夏酷暑，跣步不離。時有江蘇按察使朱之榛氏，夙以梗直明察見稱於世，蒞蘇視察時，對學生訓導曰：『今日中國各地學校，類皆虛糜國帑，誤人子弟，獨羅君在此校任監督，如嚴父之教赤子，昔李臨淮（唐代名將李光弼）治軍，令嚴如山，旗幟鮮明，吾於此校見之，此誠君等之福也。』蓋先生當時治理蘇

校，頗具有「軍國教育」之精神，尤其於忠君愛國之思想上，發揮無遺。

蘇州師範學堂，卽紫陽書院之舊址，當時原有之「春風亭」，至是已蕩然無存。先生乃於校中荷花池畔，建一水榭，仍名爲「春風亭」。并購藏經史書籍置其中，庭中復雜植桃，柳，數十株，春秋佳日，輒同學生講習，吟詠其中，一時造就人材甚衆，江南文化，迄今弗衰，先生與有力焉。

入 官 學 部

光緒三十二年，先生以丁父喪辭蘇校職務。來歲，張之洞氏入贊中樞，召先生入都，奏充學部二等諮議官。時學部尙書爲榮慶氏，先生謁見時，以居喪固辭，榮氏未准，且許以墨經入署，（卽允許仍着素服辦公之意）派在參事廳服務。

當光緒末年，承庚子亂後，朝廷銳意興辦教育，各地設立學校，廢止「科舉制度」。同時政府中樞，亦創設學部，掌管全國教育事業。張之洞氏以先生歷年提倡農業教育，且曾赴日本調查，譯述各國書籍等績，故特援引入都供職。當先生初入學部時，學部尙書榮慶氏等，亦視先生爲「維新派」人物，不料先生雖致力於中外學術，而宗旨實爲保

存國粹，故在學部時，往々與同僚等意見參商，居官數載，終未騰達，卒至蹭蹬而歸，因此世人多目先生爲一學者，非政治舞台之人物，然其志趣既定，百折不撓，其倔強到底之精神，殊非尋常所可企及，以上所述，蓋爲先生壯年時代於宦途上升沈起伏之最大關鍵。

保存太學

學部初創時，尙無正式官署，臨時租借民居爲辦事處。尙書榮慶氏，屬先生移居署中。是時，官等未定，司局未分，每日下午，令部員各出意見，上書直陳，以備當局之採擇。先生到部之初，榮尙書即出公文三件，令先生閱之，其中有呈請廢除國子監，改南學（即太學）爲京師第一師範學堂者。先生議曰：『我國歷代皆有國學，今日學制未立，一切未定，遽先廢太學，於理似覺不合。』時學部侍郎，一爲固始張仁黼氏，一爲天津嚴修氏（即嚴範孫氏）嚴氏答稱：『朝廷方令以養成師範人材爲急務，南學隸屬於國子監，如推行新教育時，則國子監實屬無用，不如廢止。』先生反駁云：『師範雖急務，但以京師之大，何地不可爲校址而必用南學，且即用南學，又何必遽廢止國子監。國子

監爲我國最高學府，已有二千年之歷史，是否當廢，他日尙須詳加討論。』侍郎張仁黼氏，向先生言曰：『榮相國以君辦理農報多年，素通新式教育，故特奏調來京，不料初到即發此守舊論調，吾平素即以頑固著稱，不合時宜，自揣在部必不能淹三月留，君乃不三日留耶？』先生聞之不覺相顧失笑。語已，榮相國徐曰：『此事容他日緩商，且議他事可也。』先生初到部時，即直言縱論，不知忌避，其真率憨直如此。

翌日，先生至太學觀所藏石鼓，見國子監中有清朝歷代帝王臨雍講座，私意學部諸臣，欲廢止太學，不知置此座於何地，午後返署，即詢問榮相國，榮氏驚曰：『是竟未曾慮及，現在本部方開始創辦，倘若言官（即御史）據爲彈劾，豈不授人以柄，此奏萬不可發。』於是廢止太學一事，遂無形撤消。及議學部官制，設國子丞及各部縣學，留教官二人奉祀孔廟等制，皆先生所建議，自是京中人士，咸知先生爲骨鯁之臣矣。

大 庫 秘 藏

光緒三十四年冬，今上嗣位，醇邸攝政。朝旨令內閣於大庫中，檢尋國初時攝政典禮舊檔。內閣諸臣檢之不得，因奏陳庫中無用舊檔太多，請悉焚燬，得旨允行。同時翰苑

諸臣，皆入庫中尋覓彼等本人試策，及國朝名人試策。翰林院檢討章履氏，偶於舊籍中獲得宋代玉牒寫本殘帙，乃攝影印刷分贈同好，并呈張文襄公（之洞）及榮相國。某日，榮相國延張公午餐，招先生作陪。席間，張公問先生何以庫中竟有宋人玉牒，先生對曰：『此即宋史藝文志中之仙源集慶錄，及宗藩慶系錄，南宋以後，元朝初開海運，即將此玉牒試行運輸，首先搬運臨安（即浙江省杭州）國子監藏書，故此物得至燕京。且據前人考證，明代之文淵閣，并無其地，所謂文淵閣者，即今之內閣大庫。現既於庫中得此，則此外藏書必多，何不詢問閣臣乎。』張公聞之欣然，歸後詢知果如先生所言，但閣僚咸稱藏書雖多，皆殘破無用者。先生亟以明代文淵閣書目進，且告張公謂『此雖殘破，亦應保存，如大庫不能容納，即請奏歸學部，將來藏於圖書館中。』張公深表贊同，即奏請移歸學部，奏中且有『片紙隻字，不得遺棄』之語，得旨允行。

張公既奏請移歸學部保管，乃委派閣臣曹元忠，劉啓瑞二氏同司整理，并囑先生時至內閣相助。先生至，見曹氏適整理各書，另有引導先生者行至院中，指西廂房云：『此中皆選出保存者。』指東廂房云：『此中皆屬無用當廢棄者。』先生私意張公奏摺內原有『片紙隻字，不得遺棄』語，何以尚有應廢棄者如此之多耶？又見書架上置有地圖數

十大軸，詢問：『此亦廢棄者耶？』對以舊圖無用，亦應焚燬。先生因隨手取出一幅觀之，乃國初入關時所繪者，遂急返學部，以電話（時北京初設電話）逕告張公，張公立派員悉數運歸學部；於是彼等所認為無用而將焚燬者幸得保存，但已私運外出者不知凡幾，後來自各地流出者甚多，皆當日所稱為無用者也。

當先生至內閣視察庫藏時，見院中堆積紅本，題本，高若邱阜，皆依年月順序，結束整齊。先生取其中二冊觀之，一為明代末年陽湖管幹貞氏居官漕督時奏摺，一為乾隆時代阿文成公（阿桂）用兵奏摺，因問：『何以堆積院中？』答稱：『皆內閣奏請焚燬物。』先生鑒此皆明末，清初之貴重史料，豈能焚燬，即歸學部言於侍郎寶瑞臣氏（寶熙）請其轉告張文襄公，張公雖聽先生之言，因其既經奏明，頗有難色，久之，乃曰：『可告羅參事（參事即先生官名）從速設法移入學部，但不可洩漏於外。』先生乃與學部會稽司宗樹納氏商議，宗氏毅然負責，惟遷移需費，謂先生曰：『本部堂官，莫不吝惜費用，若不肯撥款時奈何？』先生答稱：『如此則自願担任。』宗氏乃往查視，越日，還報曰：『君所見於院中堆積者，僅其三分之一，他處尚存有若干，度其面積，非木箱五六千不能容納，無論移運或保存，需款甚多，君一人何能任此。部中固不必談，何不再

商於張公？」先生以前次張公已頗感困難，若一再瑣瀆，萬一謂既已無法保留，不如聽其焚燬，豈不又歸失敗。乃與宗氏詳商，但求設法移部，再籌貯藏辦法。宗氏籌思良久曰：『然則先以米袋盛之，便可搬運，米袋凡小破裂不能盛米者，每袋代價不過一百制錢，較比木箱代價僅十分之一，此項小款，部中尙可任之，但非言明堂官不可。』先生遂言於堂官唐景崇，唐氏尙嘖盛未決，先生遽曰：『此乃保存一代史料，而所費不過千元，如部中無款，我自任之。』唐氏始微笑而解，命由部中照撥款項，購得米袋八千具，卒致陸續移歸學部。

大庫史料移歸學部後，卽置於部堂後院之空室中，占屋五楹。翌日，唐氏召先生謂曰：『君保存史料，我未始不贊同，奈今於堂後堆置米袋累累，他人若來此地，不致懷疑學部開大米莊耶？』先生曰：『是不難，可以紙糊玻璃窗楹上，則外面自不致誤會。』唐乃默然。未幾，令部員等與先生商議善後之策，先生仍商於宗氏，宗氏謂：『南學內多空室，移藏於彼何如？』先生極表同意。

當先生與宗樹樞氏商議運歸南學時，適國子監監丞徐坊在丞參堂，先生與其相商，徐氏拒之曰：『現在宣聖改爲大祀，南學設工程處，無地容此。』先生佛然曰：『君殆謂南

學系君所掌管，我不當擅爲此請耶？然非我，南學恐早已廢止，君知之乎？今不過以官物貯官地，君何拒耶？」徐氏亦將作色，左丞喬茂讓，在側言曰：「君勿慍，羅先生之言非妄語。」因將當初先生爭論保存南學事之經過具告之。徐氏始改顏遜謝，於是此檔案，又移藏於南學中之敬一亭。由是足知先生當年居京時，辦事認真之態度，此在晚清末年之官場中，自屬罕見，蓋先生實爲一整個學者之風度，無論在任何時代，恐亦將不合時宜也。

辛亥革命後，此項史料，展轉流出，先生竟以私囊，購藏大部，隱居遼東時，纂述考證。滿洲建國後，復盡捐與國立圖書館，而先生之珍貴著作，如明季史料叢刊等書，陸續刊行於世。此最可寶貴之明清史料，遂由先生一人之力，得以保存迄今。當其奔走折衝之際，不辭勞怨，不避艱難，堅忍奮鬥，始終如一，此其勇氣毅力，可謂超人，尤其在保存歷史文獻事業上，功在天壤，誠足爲後世學者之矜式矣。

鳴 沙 墜 簡

光緒末葉，歐洲各國之考古學者，紛々東渡訪古於中國西陲。宣統元年間，法國文學

博士伯希和氏，來中國數年，僑居於北京蘇州胡同。將啓程歸國時，以其歷來所得之敦煌沙石室（敦煌石室在甘肅省敦煌縣境內）古卷軸見示。先生見其中有唐人寫本及石刻，詫爲奇寶，乃與商借影印十餘種。并約集同好數人爲伯希和氏餞別，席間，伯氏謂曰：『石室卷軸，尙存約八千餘軸，但以佛經最多，異日恐亦爲他人取去，何不早日購運來京？』先生聞之欣然，乃告學部左丞喬茂護氏，請其電囑陝甘護理總督毛質君氏，購運來京，由學部保存。同時先生復電詢需費若干，請其墊付，由學部償還。喬氏携電稿商諸學部當局，當局批示電允照發，而將「償還代價」一語刪去。先生念及甘陝素稱貧瘠，若使甘督負擔此款，必有困難，乃復提議由大學出資，大學總監督劉廷琛，亦稱大學無此款項，先生曰：『若大學不能任此，可由農科節省經費償還之，是卽予個人俸給亦可捐充。』劉氏始允發電。逾月，大學及學部同時得覆，電云：『已代購得八千軸，不日運京，需款三千元。』兩電文同，部中初疑其價昂，嗣聞僅三千元，仍留歸學部保存，於是西陲文物，得以保存此數，不致全部流出海外。後來先生隱居天津時，此類卷軸，往々由京師仕宦之家流出，先生乃展轉得諸估人之手。

是時，世界各國之考古學者，對此敦煌石室之古卷軸，莫不重視。英國沙腕教授且爲

新疆木簡考證，書成，寄示先生。先生與王國維氏撰述，共同編纂名作流沙墜簡三卷，於中國古代之小學，術數，方技，烽燧，地理，及古文物之分別，書體之變遷等，考證精博，實屬東方考古學之莫大收穫。伯希和氏歸國後，復寫其精品影印寄示，先生又一々爲之考釋，積年之後，遂著成鳴沙石室佚書，古籍叢殘，高昌壁畫清華等書。於是此曠古秘藏，傳遍海內外，而爲東方學術之貴重文獻。

研究甲骨文字及編纂設虛書契

先生平生致力於考古學術，前後垂數十年，其成功最偉大者，除前述之大庫史料，西陲墜簡外，厥維介紹三代文獻之甲骨文字。埋藏於大陸地下約經三千餘年之殷代卜辭（即甲骨文）之出土，蓋始於光緒二十五年。最初爲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地方之土人所發現，認爲「龍骨」，售與葯材商人。至光緒二十六年，始由山東古董商人范維卿携京師，售於端陶齋氏「方」及福山王懿榮氏。王氏殉國後，所藏歸於丹徒劉鐵雲氏「鬻」。光緒二十八年，先生於劉氏家中始見此物，驚爲千古奇寶，遂助劉氏著述鐵雲藏龜一書。光緒末葉時，先生遂以自力開始蒐集，當時中國朝野尙無重視此物者，故其價并不

昂，自先生開始購買後，世人乃漸知其貴重。

最初先生由古玩商之手間接購買，彼時商人范維卿爲專利起見，諱言其出土地，詎稱出自河南衛輝地方。經先生再三訪查，始知實出自安陽洹河一帶。乃出資遣北京琉璃廠商人，大索於洹河河畔，一年之內，所得竟達萬餘片。但先生意猶未足，至宣統三年，復命弟振常及妻弟范兆昌兩氏，親赴安陽採掘，所得又倍增於前，共約二萬餘片。是蓋爲先生生平於學術工作上，最爲得意之時，實則此種千古秘寶，先生一旦於無意中得之，誠屬幸運已極矣。自是以後，一時國內外之學者漸知重視，發掘購藏者日益衆多，後來南京政府，且組織考古研究班，前往現地，作長時間而有系統的發掘。同時外國學者，亦多方蒐羅，其最著者，如坎拿大之明義士氏，美國之福開森氏，日本之林泰輔氏，中材不折氏，及富田謙藏氏等。明義士氏藏有五萬片，可稱最多，且著有殷墟卜辭一書。林泰輔氏亦著有龜甲獸骨文字一書。內藤虎次郎氏著有殷墟說等籍。中國方面，除先生外，研究此學者不尠，其最著者如劉鐵雲，王國維，徐坊，郭沫若諸氏等。先生開始研究「甲骨學」時，矩其出土時期尙不過五六年間。是時，實物罕見，著錄無徵，并無人足資師法或質疑者，然其助編鐵雲藏龜時，前後僅兩月間，而悉心研究之

結果，遂於古奧難識之甲骨文文字中獲得珍貴之發明五種，一爲「文字之考釋」，二爲「卜法之探討」，三爲「禮制之考論」，四爲「地名之考證」，五爲「契龜之新證」，至其由於甲骨文中研究三代之風俗，社會，以及辨別金，石，器物之文字等々，裨益尤多，後來國內外之學術團體，及中央研究院各方之研究，莫不奉此以爲其標準工作。

先生後僑居日本時，閉門謝客，日與王國維氏研究「甲骨學」。民國四年春間，復歸國親赴河南安陽附近，踏查殷墟遺址，發掘蒐羅，不遺餘力，自謂：『彷彿置身於三千年前之古代社會』，歸後，著有五十日夢痕錄以紀其事。至先生生平研究甲骨學術之著述甚多，其最著者，如殷墟書契前編，後編，續編，殷墟書契菁華，殷商貞卜文字考，殷墟書契考釋，殷墟書契待問編等書。其內容分類別目，考釋整理，關於古代之帝系，都邑，制度，文字，以及社會，民俗等々，皆足以證史家之得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誠可謂發千古蘊藏之秘，開一代學術之光，其豐功偉績，照耀古今。故先生嘗曰：『吾生平所至輒窮，獨於文字之福，遠邁前賢，非乾嘉（指乾隆，嘉慶）諸儒所及。』又曰：『天不出神物於我生之前，我生之後，是天以畀予也，舉世不之顧而以委之手，此人之召我也，天與之，人與之，敢不勉夫。』此種豪語，惟先生敢言，亦惟先

生始配言也。

亡 命 日 本

宣統三年秋八月，歷史的「辛亥革命」，發軔於湖北省武昌省城。京師聞變，人心惶々，時先生與王國維氏同官學部。聞亂起，先生與王氏互約各備米糧及生活必需品，立誓守職不去，萬一不幸，則殉國明志。及袁世凱再起，一時人心稍安，但先生益知清廷國脈，愈趨危迫，思覓一安全地帶以居眷屬，稔已身無所牽掛，献身報國。適有日本願寺教主大谷光瑞氏，某日派遣僧某來訪，言其教主勸先生暫時避居日本，并願以其住吉驛二樂莊，借爲棲眷之用。先生與大谷氏素昧平生，感其意至殷勤，方在猶豫期間，同時日本舊友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岡謙藏諸氏，皆紛紛來書勸駕，爲先生備置寓廬，且允將先生藏書，寄存於帝大圖書館中。先生最後復函商於契友藤田豐八氏，始決定東行。首由大谷氏先期歸國，爲先生籌備一切，并担保運送書籍，乃於十月初旬，起程東渡，同時并有王國維氏及劉鐵雲氏之子大神等共三家眷屬偕行。藤田氏等迎至神戶，行抵京都，卽寓京都大谷氏之別墅二樂莊中。東瀛舊友田中慶太郎

氏特自東京來，爲先生助理安置，狩野博士之夫人亦來爲整理饗餐，於此足見東瀛人情風俗之厚，而先生之人品學術，亦誠足使人欣佩也。

當先生整裝將行時，清軍已克復漢陽，武昌仍盤踞未下。學部侍郎寶瑞臣氏遺書謂先生曰：『大局未定，君竟潔身遠引耶？何不稍留，俟必無可爲然後行？』先生乃諾以：『送眷到日，隻身回京。』及甫抵京都，爲踐宿諾，仍遵海而歸。到北京後，見國事益不可爲，乃與王國維氏互約留身報國，故僅居旬日，復偕王氏同渡日本。在日本渡歲時，乃聞今上遜位之詔已頒下矣。

革命後之羅先生

辛亥革命後，清廷遺臣凡不願改節出仕者，皆亡命四散，或東渡日本，或隱居天津，青島，大連，及上海各地租界內，隱圖恢復。其間約分南北兩系，南方以上海爲中心，如陳夔龍、沈曾植、鄭孝胥、朱祖謀、王乃徵諸氏等咸在上海。北方以天津爲中心，如升允、陳寶琛、袁大化、陳毅諸氏等，青島則有劉延琛氏等，但多屬文臣，武臣中惟張勳志在勤王，是時張氏駐軍徐州，表面雖贊成共和，而實則與南北各方，互相呼應，隱

圖復辟運動。先生自壯歲以來，立志忠貞，至是其志愈堅，雖僅屬形式之辯髮，亦特加保留而不剪去，當其亡命日本，雖閉門著書，不問世事，而實際則異常積極，聯絡友邦朝野，待時而起。

袁氏假共和之名，利用革命黨人顛復清室後，乃隱謀帝位，推行其「洪憲政治」。彼爲收攬人心起見，對於國中新舊各地之名流，威脅利誘，廣施籠絡，以故當時無論新舊之志士，咸遠避之，先生之遠居海外，或亦抱有此種苦衷也。

京都永慕園中之遺老生活

先生初居京都時，其藏書寄存於京都帝國大學中，日與王國維氏往返整理，不勝勞苦。一載後，乃於淨土寺町購地數百坪，建樓四楹，半居眷屬，半爲祀祖先，接賓客及藏書之用。其地四面環山，境界幽雅，綠陰滿地，爲京都最適宜之住宅區，誠所謂「城市山林」之妙境也。門側有小樓四間，樓後爲庖廚及奴僕之居室。庭中種松，竹，數十株，并雜植花草數百本，取顏黃門之「觀我生賦」中語，題曰：永慕園。又建造書庫一楹，因所藏有北魏初期之鈔本大雲無想經，故名曰大雲書庫。院中治小池一方，工竣時

適得故國友人來書，爲趙爾巽氏延聘先生任清史館纂修之職，勸駕歸國者，先生既焚其書，因題其池曰：洗耳池。大震書庫落成後，遂將寄存於帝大之書，全部移藏於內。從此乃屏除俗務，不問世事，但閉門著述而已。統觀先生生平，早歲奔走衣食，壯年馳驅國事，數十年間，風塵僕仆，其一生最幸福最安閑時代，則惟亡命日本，及避地遼東兩個時期，至其於學術上之研究，亦惟此時期中成功最爲偉大。

羅先生與王國維

先生在京都時，以不通日語，故交游甚簡。惟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內藤湖南博士等（內藤次郎號湖南）多係舊交，時有文字往還而已。是時，王國維氏亦相從東渡，乃盡棄平日所學，從先生研究考古。王氏所居，相矩永慕園不過數武，故得晨夕晤談。王氏聰明好學，自肄業於東文學社時，先生卽知其不凡。後來先生或官鄂，官蘇，必携與共事，及入都官學部時，復薦於榮尚書，奏調入京，任學部行走，充編譯官。及至亡命日本，又得左右相隨，數年之後，學識大進，名譽益高，遂巍然爲海內名儒，歸國後，歷任清華大學教授等職，爲中國近代之偉大學者。王氏字靜安，號觀堂，浙江省海寧縣



本日在時——維國王與生先羅

人，青年時代，曾留學日本，入物理學校，一年餘，因病歸國，遂從先生游。至民國十六年五月三日，爲完遂其盡忠清朝之志，乃自沈於北京西郊頤和園昆明湖中以殉國，遺奏進呈後，蒙，今上賜諡忠愍。生平博學深思，通習日本，英，法，及拉丁文字。著書甚多，其最見稱於世者有觀堂集林，流沙墜簡考譯，魏石經考，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靜安文集等々。

羅先生與藤田豐八

先生生平交游遍中外，但最與莫逆者，國中如王國維，及升允兩氏，國外則以日本藤田豐八氏，相知最知。藤田氏於光緒末葉渡海來華，當時先生適在上海創辦東文學社，藤田氏欣然贊許，自願担任教授，此爲與先生訂交之始。自是，先生宦游粵蘇，亦必邀其偕往共事，每於公退之暇，輒相與論學，恒至深夜，前後共十餘年間。當先生亡命京都時，藤田氏爲布置一々，及後先生歸國，東瀛耆舊，置酒於神戶爲先生餞別，藤田氏不忍面決，乃遺書先生，且深加慰藉，但至是即未得一見矣。藤田氏字劍峯，日本德島縣美馬郡人。年二十四時，卒業於東京文科大學漢文科，授文學士。於明治三十年時，

來中國滯留共十年間，生平以振興漢學，溝通兩國文化爲己任。卒於昭和四年秋間，其嗣子致書先生，乞爲墓表，先生當卽爲文以報，故先生常稱生平交游雖廣，而始終深契者，惟藤田氏，與王國維諸人耳。

國學叢刊之出版

先生自四十二歲，入官京師後，交游漸廣，聞見益富，思欲提倡國學，乃於宣統初年，舉辦月刊性質之國學叢刊，內容專爲振興國學，發揚東方固有之文化精神。出版數期後，以國變中輟。及客居東瀛，擬繼續出版，復因王國維氏生活困難，遂延爲編輯。月餽俸給二百元。一年後，王氏歸國，先生遂獨力編校，斯刊內容除國學論文外，并載有考古文字，如先生生平所見之古器物等，詳爲著錄，或攝影刊入，一時海內之學術界莫不重視。後來先生歸國，復繼續出版，前後共達三百五十餘期，九百餘卷，此爲先生編纂學術刊物之最大收穫，其中序跋文字，後併錄入雪堂校刊羣書叙錄中。

與歐洲學者之關係

先生東渡日本時，行篋中除書籍外，并有殷墟甲骨，及敦煌卷軸。至是，客居無事，日與王國維氏整理考證。同時法國伯希和博士，及英國沙畹博士，斯坦因博士等，亦常以彼國所藏之東方古器物，簡牘通問，先生莫不一一詳答，於是先生之名，遠播西歐。伯希和博士且悉將其所藏敦煌簡，攝影寄贈，由先生考證印行；互相譯述，此在介紹東方歷史文化上，實建有相當之功績。

當時英，法兩國之學術界，欲延聘先生渡歐，爲審定彼等國家或私人博物館中所藏之東方古物，先生亦擬作世界之游，且擬偕王國維氏同往，乃未幾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勃發，此意遂無形中止。後法國政府，欲授與先生文化獎金，先生竣辭未受。歐戰止後，歐美各國之學者，紛紛研究東方學術，法國某大學院，委先生爲東方通信員，關於東方古代文化，屢以函簡商討，而先生著述，各國亦莫不爭相譯印矣。

明器之著錄

中國自晚清以來，與世界各國交通貿易，各國人士東渡而來者日益加多。由於彼等收買古物之關係，近數十年，古玩商人莫不異常活躍，於是國寶流出，不知凡幾，所有古

物價值之低昂，亦視外國人士之嗜好爲轉移。殆人間古玩售罄後，乃影響至於地下，浸久，遂釀成盜墓之風。顧彼時凡由中州（卽山東濟南各省）墟墓間出土之殉葬古器，充盈市場，獨於「明器」（明器卽古代殉葬用之土偶及土製之小器皿，房屋等物）一類，中外人士，咸不重視，故北京，上海之古玩商人，亦無販賣者，卽出土處之當地土人，亦皆視爲不祥物而棄之。當光緒末葉，北京琉璃廠清輝閣古玩商，由河南，山東各地採辦古物歸來，偶携有「土俑」（卽土製人形）作爲玩具，先生見卽收買，商人始知此物亦可獲利。先生復錄唐會要中所載之「明器」目錄示之，令其凡遇此類物，不可毀棄。翌年，琉璃廠一帶之古玩商，乃爭相採辦，於是中州「明器」，充斥市間。初僅爲唐代遺物，嗣復見有漢魏，六朝以下者，且除土俑之外，并有車，馬，家屋，及其他各種，先生乃選購其精者。一時海內嗜古家，及外國人士亦紛々購藏。及先生東渡時，亦携往京都，影印著錄，編成古明器圖錄，於東方考古學界，呈一異彩，且爲研究中古以降之歷史，制度，社會，風俗等學術上之貴重資料。後來滿洲建國，康德二年夏間，政府於奉天設置國立博物館時，先生悉將所藏「明器」精品，捐贈該館，迄今館中爲紀念先生，特闢一室，珍重陳列。

收藏古物之態度

先生生平治學，注重實用。故其致力之初，即研究農業，水利等學。及至壯歲奔走四方，則譯著世界學術，啓迪民智。辛亥國變後，以立志效忠清室，不願出仕，亡命海外，乃一變其過去治學態度，而專攻考古。但其蒐集方針，仍求有裨於學術，可資實用之器物，與一般嗜古之收藏家則迥乎不同。舉例言之，如其歷來購藏之金，石諸器，洵以文字爲主，即使爲殘物碎片，只求文字未損，雖重價亦必購買，否則器物雖如何完整，花紋雖如何美麗，鏤色雖如何美觀，亦不甚重視。且其收藏方法亦與一般迥異，普通之收藏家，得一珍品，則必永久珍藏，不輕出售，先生則不同，當其購買時，莫非以其爲治學之資料，俟其著錄完成後，往々雖絕世精品，亦多售出，再將其所得代價重新購買，依然作爲治學資料。總言之，先生之收藏，并非求富，亦非爲誇耀一時，或買或賣，無非爲其研究之資，一生治學，惟以發揚東方數千年之文化爲目的，至於一身之名利，子孫之產業，皆非先生所計也。

客居海東之著述

先生雖生於晚清，受業於老師宿儒，長成於詩書舊家，然其於研究學術之思想，方法，皆極新穎，決不墨守成規，頗合於近代化之法則。當其客居京都時，嘗與王國維氏論及學術曰：『本朝（指清朝）經史，考證之學，冠於歷代，大抵國初（清朝初期）以來，多治全經，博大而精密略遜。自乾隆，嘉慶以後，學者多分類考究，較細於前。我輩今日治學，宜用分類法，立論必詳，著錄必確，始可以傳世。』故王氏後來研究各種學問，悉遵此訓，如其撰釋胡服考，簡牘檢畧考等，皆本此法。先生所著之古明器圖錄，古鏡圖錄，隋唐以來古官印集存，封泥集存，歷代符神錄，四朝鈔幣圖錄，地券徵存，古器物範圖錄，古鈔印姓氏徵等書，咸以近代分類方法，編纂古籍，上述諸著，亦為先生居東之成績。

五十日夢痕錄

先生自宣統三年冬間，東渡赴日，至民國八年春間，携眷歸國，前後共九年間，中間

曾歸國數次。共一爲民國四年。歸江蘇淮安故里，祭掃祖墓。祭畢，乃遊龍門，謁孔陵，并北上河南安陽縣，憑弔殷墟遺址，前後約一月餘，歸後，作五十日夢痕錄以紀其事。

第一次辦賑

除前述之歸國外，又於民國七年春間，歸國至北京，施放河北省清苑，涑水二縣水災賑務。自民國六年秋間，華北積雨成災，山洪暴發。適先生自日本歸國，目覩中國軍閥縱橫，政治腐敗，華北各省，受禍尤深，先生慨然不忍，既以在野之身，無力拯救，乃思募集捐款，暫濟眉急。除呼籲募款集成巨額外，復捐出本人歷年辛苦積蓄，及生平於南北各地購得之貴重古物書畫等，如唐代王右丞（維）之江山雪霽圖卷等珍品，舉付商估，共得資二萬餘元，悉數充賑，活人無算。當時江南詩人沈乙庵（曾植）氏贈先生詩曰：『羅君章有唐年雪，揮手能療天下飢。』卽此事也。

民國五年六月，袁世凱病歿，清廷遣臣柯鳳綦氏，欲召先生歸，致書曰：『元凶已伏天誅，遼東皂帽，盍歸來乎。』（元凶，指袁世凱，遼東皂帽，爲東漢末年管寧隱居遼東，嘗戴皂帽講學。柯氏借管寧以比先生隱居日本。）先生不欲歸，乃覆書曰：『郿塢雖傾，李郭尙在，非其時也。』（郿塢爲東漢末年權臣董卓所居別墅之名，先生以董卓比袁世凱，李卽李催，郭卽郭汜，二人均董卓黨羽，先生用爲比袁氏一黨。）及第一次歐戰停止後，全世界疫癘大作，波及東亞日本及中國各地，先生家屬亦皆傳染，四兒婦李氏久病後轉成肺疾，先生送歸國不久卽故。次子福蓑亦患肋膜炎，轉地療養亦不見效。先生己身且染胃疾，侵尋未愈，始慨然有歸國之意。

東瀛友朋聞先生將行，乃多方挽留，京都諸老，欲於吉田山顛，爲先生構一精舍，且爲代謀名譽職，以致月俸，情至溫厚，先生堅辭始允。臨行時，京都，神戶，大阪各地之耆齡舊友共數十人，公餞先生於京都圓山公園，故友富岡謙藏氏之父鐵齋先生，年垂九十，亦扶杖來餞。一時日本碩彥宿儒，大半來會，把酒話別，情懷依依。先生老友藤田豐八氏，時在東京，不忍與先生言別，乃遺書備加慰勉。京都諸老且送至神戶渡口，時爲民國八年暮春，先生後來常稱道日本風俗人情之厚，然後此遂與先生之第二故鄉京

柳永決矣。

當先生將歸國時，日本大政治家犬養毅氏，亦出席圓山公園之饌別會，酒闌客散後，乃向先生曰：『君居我國將近十年，平日但講學術，不及政治，今於臨別之際，請破例一言可乎？』先生應曰：『厚承下問，敢不以對，蓋東西各國之思想，教化，制度，風俗迥乎不同，故國情國勢，彼此亦異。東方數千年來之一切政教，均以養民爲本，而疏於對外。西方各國強鄰雜處，故皆注重於工，商，實業之發展，擴充軍備，鼓吹自強，全幅政治，多爲對外，而其人民皆甚勞苦。方今歐戰告終，資本主義過於發達，結果恐釀成赤化，此禍若不早加防止，則將影響於我東方各國。』犬養氏深爲首肯，且極佩先生之卓識。

在京都時，曾將西陲古卷軸影印著錄，惟僅成數種即歸國。先生於臨別時，乃將京都私宅，捐贈京都文科大學代爲出售，以其代價充爲印刷日本所藏之唐代寫經之資，作爲留東數載之紀念。又挽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二氏管理其事，後來兩氏竟繼先生之志，出版十餘冊。

統觀先生居東之著述，除前述之殷墟甲骨，西陲古簡，及明器圖錄等外，并有蒿里遺

珍，芒洛家墓遺文，襄陽家墓遺文，石屋洞造像，龍泓洞造像，海外貞珉錄，墨林星鳳，日本古寫本悉曇子記，北宋本天竺字源，夢鄴草堂吉金圖，六朝墓誌精英，徐俟齋年譜，萬年少年譜等書。昔明朝末葉，遺臣朱舜水先生亡命日本，講學數十年，至今東瀛人士，稱道弗衰，先生雖未如朱氏之終老他鄉，但其講述學問之功，足可媲美前賢，古今輝映焉。

第二次辦賑

民國八年暮春，先生自日本歸，先到上海，小住即北上，於天津購地築宅，名曰嘉樂里。秋間落成後，遂移眷居之。當初抵津門時，見華北各省，民生凋弊，尤以滿洲旗人，死亡枕藉，當道者皆視若無覩，毫不顧恤，先生憫然傷之。是年秋間，柯鳳蓀氏來訪，擬請先生呼籲募捐二三千元，俾辦冬賑，略緩目前之急。先生意此亦姑救一時之計，收效實微。不如多籌款項，創設一京旗生計維持會，以維持永久之生活。柯氏深贊此旨，但慮難集巨款，先生乃檢擇平日私藏之歷代書畫，金石，碑帖各種珍品，共數百件，於北京江西會館，舉開古物展覽會共三日間，得價約二萬餘元，遂以一萬八千元充

爲維持會基金，餘款二千元則辦理冬賑。未幾，復南下滬濱，呼籲奔走，募集賑款，共得資十二萬餘元，舉辦急賑，推及東，西兩陵，及華北直，豫各省被災區。又於北京設立文課，以救濟無業之知識份子。并設工廠二所，以收失學少年。翌年，復在天津設博愛工廠一所，救濟華北貧民無數。

舉 辦 實 業

當先生歸國辦賑時，金良氏亦在天津，與先生商議曰：『維持滿旗永久生計，必須由銀行入手。』先生深聽其言，乃於賑款中提出五萬元，并招集商股，設立東華銀行，於是以銀行爲中心，每年冬季，辦理賑務。博愛工廠初成立時，出品爲織帶，織布，織巾，織簾，及漆布等物。後來工人增多，復並辦印刷事業。最初租借民房爲印刷工廠。又於北京設置貞若堂一所，專收孤兒，寡婦，授以相當之職業或教育。以此各種事業，前後繼辦十年之久。東華銀行以頻年內亂，行中資本虧折，以致停業。印刷業亦以內亂關係，經費支絀，難於維持。但先生後來每語其子孫，如將來發展，必繼承此志，期無負當年之苦心孤詣。

審定內府古物

燕京自明代末年李闖之亂，宮中文物，一時四散。清朝入關，治平垂三百年，康熙，乾隆年間，爲有清一代鼎盛時期，四方寶物，咸集中央，大內收藏，遂駕元，明以上。今上遜政後，宮禁稍疏，間有一二不逞之徒，竊出盜賣，外間遂謂不能保存，思利用機會，窺伺寶藏。先生深以爲憂，擬懇請今上，由皇室將宮中所藏之書籍，古物，自行整理，設置博物館及圖書館公開陳列，任人參觀。後慮中國連年內亂，北京爲中國首都，萬一不幸遭遇兵禍，反致燬滅。不如設於東交民巷各國使館界內，由各國共同保護。顧庚子條約內載「中國人不能在使館界內居住」一則，恐外國人或據爲口實。繼念此乃文化事業，或不爲使館所拒，乃先與德國友人衛里賢氏商酌。衛里賢氏乃德國使館顧問，聞之欣然，轉商於德國公使，德使素與荷蘭公使相契，乃復商於荷使，均表贊同，且語先生曰：「奧大利自大戰敗北後，迄今未派公使來華，以後且無派遣之一日，現在奧國使館空無人居，館地甚大，由荷使代爲管理，若貴國皇室決意辦此事時，可由荷使電商奧國，借爲兩館籌備處，奧國必可允許，至以後正式建設兩館時，德使願將

德國在京兵房，及操場指爲館地之用，若皇室無此項建築費及維持費時，德使亦可代向各國募集捐款，此事不難成功。」先生遂據情函請師傅陳寶琛，朱益藩二氏代爲奏陳，不料久無答覆。後來始知有誣謗先生欲「盜賣國寶」者，極力阻礙，先生無可如何，乃走謝衛里賈氏。後來不及數年，果遇宮廷之變，宮中所藏，雖充爲故宮歷史博物館，而館長易培基氏，後竟公然盜賣，數千年之歷史文物，遂蕩然無存矣。

民國十一年冬間，今上舉行大婚典禮，相國升允氏，奏陳皇上春秋方富，請遴選海內士大夫之學行并茂者，入侍讀書。今上俯俞其請，乃於翌年夏間，詔溫肅，楊鍾羲，王國維，景方利四人，入值南書房。并命彼等檢查景陽宮所藏書籍。民國十三年秋間，復詔先生入直南書房，且諭命審定內府所藏之古彝器。又命查養心殿內陳設物品，由此足知先生前所奏請設置博物館事，今上非不允，徒以左右誣謗所阻也。

先生自從日本歸國後，每年舊歷正月十三日，必入都叩賀萬壽節。及大婚禮成，乃蒙今上召見於養心殿東暖閣中，奏對頗久，溫諭備至。民國十三年五月，奉旨著在紫禁城騎馬。是年八月，復奉命入值南書房，先生自念草野小臣，荷蒙殊恩，

報國之志，從此益堅。

宮 門 之 變

自前述都中傳言宮中寶物被人盜竄，而先生之議又未實行後，如是北京漸盛傳於皇室不利之流言，一時空氣俄然緊張，未幾，果釀成歷史的「宮門之變」。民國十三年十一月，當馮玉祥軍尚未入城之前數日，孫岳氏軍隊，即遣砲兵駐紮於大高殿，距神武門僅隔一御溝，威逼皇室，北京人民，咸知有變。及孫岳氏擅自開城，迎接馮軍之晨，即於景山上，架砲直指宮廷。先生見危機已迫，乃與同僚急赴內務府，商議防禦計畫。內務府大臣紹英曰：『馮軍入城，與我何干？不見彼等已監視曹琨耶？君現甫入直，內廷之事，我等經驗多矣，一向惟持以鎮靜，若萬一城中騷動，則以沙袋填塞神武門，決無事也。』先生見其昏聩如此，無暇與爭，乃赴天津，擬求段祺瑞氏阻止馮軍。是時京津火車雖通，但無許可證則不能行。同時京津之汽車道亦斷。先生遂急往日本公使館，謀得通行證明書，臨行，并囑託日本軍官竹本氏，如萬一有事，請以無線電報通知。翌日，乘車赴津，車行甚緩，薄暮始到。行裝甫卸，逕赴日本軍司令部，見參謀金子氏，

金子氏一見即請曰，「頃得北京電報，馮軍部下鹿鍾麟氏已率兵入宮，逼改清室優待條件矣。」先生急詢後事如何，答稱未詳。先生乃急請司令官爲介紹段祺瑞氏，蒙其出名片爲介，持往見段時，段已就寢，由其祕書丁士源氏代見，丁氏將先生來意告段，段氏允爲發電阻止馮軍，即由丁氏與先生商定電文後，交由日本軍司令部拍發。先生歸旅舍後，復慮此電由日本軍部發出，馮軍或不承認，乃又往段邸，請其再發一官報，段氏亦允許，并託丁氏分電陳，朱兩師傅等乃歸，時已夜半，憂心如焚，坐以待旦，翌日清晨，急登車返回北京。

是時，交通紊亂，車行奇緩，清晨自天津發車，至夜三時半始抵前門。先生到京後，先至金梁氏宅，始知今上聖駕，已出幸醇王府邸。先生聞之稍安，略緩後，即赴後門織染胡同王國維氏宅，王氏告以馮軍逼宮之詳細經過，并告上已諭派先生及載澗，紹英，耆齡，寶熙諸氏，爲皇室善後委員會委員，與馮軍折衝交涉一切。是時，鹿鍾麟氏派軍一營包圍行在，名爲保護，實則監視。凡清廷遺臣欲進見者，須經其許可，晚間并禁止出入。先生於翌日清晨始得入見，今上慰勞備至，先生不覺流涕，是爲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即今上蒙塵之次日也。

是日，先生與鹿鍾麟氏交涉善後事宜，首先議定不得禁止諸臣出入，及不得禁止搬運御用衣服器物二事。散會後，馮軍乃封閉坤寧宮及收藏御璽室。先生經此刺戟，憤不欲生，擬自投御河殉難，尋念此非死時，不得已忍痛歸家，入室後，放聲痛哭，倒地暈絕，不省人事。王國維氏急爲延醫救治，醫云：『急火攻心，又道途勞困所致』如能睡眠，始可醫治。爲授安眠藥劑，果得稍眠，翌日，神志始漸清明，蓋不眠不休者已將旬日矣。

馮軍入宮時，端康太妃之金棺，尙停宮中。敬懿太妃及，榮惠太妃，亦未出宮。鹿鍾麟氏百端催促，先生諾以，端康太妃金棺可先奉請，至敬懿太妃及，榮惠太妃之出宮，則非商得同意不可。乃入宮覲見，兩位太妃，敬懿太妃諭曰：『鹿軍以非禮犯上，不能再以加我，否則我且以死殉，決不畏死。』先生卽以此語告鹿氏，并與鹿氏約訂三項條件如左。

- 一，太妃出宮時，不得檢查，一切服用器物，均須携出。
- 二，中國男女之禮防素嚴，本朝家規尤肅，太妃出宮時，民國諸委員及軍士等，

均須迴避。

三，出宮日期，由 太妃自定，不得干涉。

又語鹿鍾麟曰：『汝等若自以爲國家代表軍隊，則處分應嚴守紀律，倘不守紀律，卽爲亂軍。汝願爲國家代表乎？抑爲賊乎？汝等可自擇，卽可以此三項條件，作爲證明。』鹿氏初尙欲以女學生代軍隊檢查，又欲拍照，又謂不強迫出宮，但須約定日期，先生皆嚴拒之。鹿氏居於正義之下，不己均允從命，於是兩位 太妃遂自擇日期出宮。及 端康太妃金棺奉移時，值大風雪，舊制盡廢，僅舊臣數十人隨從耳。

鷹 蹕 蒙 塵

馮軍圍守 行在醇邸時，先生與鹿氏交涉，代以警察，鹿氏堅辭不可，私念若萬一變出非常，則惟有死無貳，中夜起書遺囑，處理身後。又見鹿氏不肯撤兵，遂商於段祺瑞氏之侍從武官長衛與武氏，請由段飭鹿撤兵，段氏允諾，某日午后，始撤去，入夜又來。次晨，更與衛氏交涉，繼思彼等表面既允撤兵，其中必有陰謀，乃與陳寶琛氏密商曰：『撤兵亦至危險，非速移至外國使館不可。』議定，由陳氏借得英文師傅莊士敦氏之汽車，奉迎 今上微行赴使館界內，是日，風霾蔽天，沿途軍警，皆不能見，先至德

國醫院小憩，即幸日本公使館，是時，日本公使爲芳澤謙吉氏，芳澤氏即發電報告本國，并以電話通知各國使館公使及各公使夫人等，且親爲掃除館樓，命書記官池部政次氏在側侍候。翌日，芳澤公使復派池部氏奉迎 皇后陛下，遷入使館。

車駕幸日本使館後，居兩月餘，當時左右諸臣，紛令商議他徙，迄無結論。至民國十四年舊歷二月初一日，今上密召先生商議出京之計，議定後，遂於是日晚八時，由先生與第四子福葆，及池部政次氏扈衛 車駕，蒙塵出京，至夜十二時左右安抵天津，日本駐津總領事已在站恭迎，到津後，暫駐蹕大和旅館。翌晨，池部氏夫婦亦侍奉 皇后陛下由北京來，乃移居前湖北提督張彪氏之別墅張園。此震動天地之歷史事件，先生在於極嚴密中，敬謹歲事，蓋鎮靜小心，上符 天意，故在危疑患難之時，獨加重任 君臣相得，古所罕有，亦即爲先生生平之最重要大功業也。

六十 賜 壽

自扈 駕駐蹕張園後，先生亦隨侍居津，朝夕入直，竭力報效。未幾，奉 諭命與升允，鐵良，袁大化四人同充行在顧問，先生以名位太高，堅辭未許。是年六月二十八

日，先生適逢六十生辰，今上賞「歲寒松柏」匾額，及「如意」等，恩典優渥。退食之暇，編輯生平數十年來各種著述，共成一百數十種，計二百四十一卷，并纂修高郵王氏遺書，鹽印姓氏徵，西夏官印集存，及松翁近稿等書。

老年時代

王國維先生之殉節

先生生平交游遍海內，但最爲深交者，國內惟相國升允，及王國維氏，國外惟日本內藤虎次郎，藤田豐八，及狩野直喜諸氏。王氏於甲子年間，宮門事變之後，目覩家國破碎，天子蒙塵，本『君辱臣死』之義，乃於民國十六年五月，自沈於昆明湖。自決之前日，享有遺摺，先生聞其死耗，遂急赴北京，爲其經理身後，并代陳遺奏。後於八月間，復編定王氏遺著四集，次第刊行。

隱居遼東

先生追隨行在，前後四年間，原擬永不他徙，後鑒於久滯天津，殊非得計，蓋其畢身志願，以恢復帝制爲己任，遂於民國十七年秋間，築室於旅順將軍山上，辭職乞

退。今上慰留備至，先生奏曰：「臣在津沽，無以報稱，遷居以後，仍當勉竭駑駘。」始蒙俞允。遂售出津宅，舉家渡遼。

將軍山上之貞松堂

旅順僻處遼東半島之尖端，三面環海，爲一天然絕妙之居隱勝地。自日俄戰役之後，日本關東州當局，將旅順，大連各地，慘淡經營，一切設施，皆採近代之科學建設。其地風景，氣候，皆稱上選，海濱山上，遍植櫻花，松，柏等植物。交通施設，亦極便利，並有城市山林之美。先生隱居之廬，即在將軍山上之扶桑町，建樓數楹，分爲兩徑，其後并建一書庫，藏書數十萬卷。樓居倚山面海，眼界空濶，明窗淨几，實爲讀書習靜之無上勝境。因於民國十一年間，蒙 今上賜有『真心古松』匾額，故題其廬爲貞松堂，又自號爲貞松老人。

纂修袁平石經及其他

先生隱居於將軍山貞松堂中，前後垂十年間。同時先生之著述，除在日本京都時期外，亦以此十年間成功最偉。當民國十年時，河南省洛陽地方，始發現魏代正始石經。

翌年，先生本擬約考古學同志徐鴻賓，馬君衡二氏，偕赴洛陽，視察漢代太學遺址，嗣因事未果。至是，乃語徐氏曰：『正始石經，與魏文典論并列，今石經既出，典論或有出土者，君此行務必留意。』徐氏抵洛陽後，覓得小石拓本，寄示先生，問是否典論。先生閱之，鑑爲漢刻石經論語堯曰篇之殘字。亟去函屬其更爲蒐集，遂收得殘石十餘片。嗣後，每年皆有出土者，先生前後共得五十餘片，命四子福葆，五子福頤，依原文勾勒印刷，復手定目次，詳加考證，乃著成漢熹平石經殘石集錄一卷又補選一卷，是爲關係漢代石經之貴重資料。此外并著有矢彝考釋，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蒿里遺文目錄續編，敦煌本毛詩校記，宋槧文苑英華殘本校記群書，又彙錄最近十年以來之各種文稿，名爲丁戌存稿，遼居集等。

講授清代學術及論語

民國十九年夏，中日文化協會聘先生講述東方考古學。先生於講授考古學外，并講述清朝一代學術源流，極爲精博，復將歷次講義，輯成本朝學術概略一書。是時，金州士紳延聘先生講學於金州文廟明倫堂。先生爲講授論語，凡三月間，以事中止，後輯成論

語講義錄，一書。是年歲暮，復彙輯生平數十年來所藏之金文拓本（即銅器文字拓片）凡屬古人所未經著錄者咸編入，成貞松堂集古遺文十六卷，是爲先生蒐羅金石文字學之精萃，亦爲東方考古學界不可缺少之文獻。

書法及鑑別

先生原工書法，既研究殷墟卜辭數十年，乃於著錄考證之餘，暇時偶戲集能識之文字，書成楹聯。至是先生之甲骨文書法，遂名揚海內外，四方求書者，接踵於門。同時先生之鐘鼎篆書，亦自成一家，海內外士林，視若拱璧。蓋生平既勤於學術，壯歲復遨遊中外，所見自廣，又與海內大收藏家端陶齋氏（方）等交游，以奉命檢查內府秘藏之種々經驗，故對於中國之歷代文物，無論金，石，書，畫等，莫不盡得賞鑑，加以天性好學，博聞詳記，生平所見，又無不一一記載，積年累月，遂巍然成就唯一之古物鑑別專門家。

當先生僑居日本，以及客游南北之時，各地之嗜古收藏者，莫不爭聘先生代其鑑別，一言評判，重於山嶽。先生自己亦好收藏，故凡旅行一地，必載其珍品而歸。平居無

事，復詳加考證，題跋蓋印。但雖好爲收藏，并非永久保存，僅求於研究學術上獲有成
功時，卽舉以出售，於是雪堂所藏之古物，遂時令流出市間，聲名既重，故不分國內外
之嗜古家，凡見有先生親筆題識，或蓋有印鑑者，莫不爭相購買。以此先生之親友凡有
收藏者，亦皆以求得片語數字之題識爲榮，但先生非常慎重，倘非真且精者，決不輕易
題跋也。

建國時代之活躍

先生自移居旅順，表面雖閉門讀書，而實則心懷王室，圖謀恢復，故常與滿洲有志之
士，交游往還，又與歷任關東軍司令官等，推誠結納。迄至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歷
史的柳條湖事件，突然爆發。先生以六十六歲之高齡，不辭勞瘁，忍耐寒苦，往返於奉
天，吉林，天津間，前後六次，奔走於建國大業，此其堅苦不跋之精神，老而益篤，吾
人當茲建國十周年之曠古良辰，緬懷建國當時元老之種々辛勞，誠不勝感謝者矣。

九一八事變後，奉天首先成立治安維持會，先生即於此時，聯絡奉天張景惠，袁金鎧，臧式毅，吉林熙洽，榮厚諸氏，以及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氏等，籌商建國大計。翌年（大同元年）春間，今上駕幸旅順，先生以舊臣得朝夕侍候左右，今上允就執政時，先生即同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代表，奉迎。變駕，於二月下旬，定鼎新京，至三月一日，我滿洲國正式成立，今上就任執政，特任先生爲參議府參議，先生以平生志願，既已達成，乃守功成身退之義，具奏力辭。今上勉允其請，命勿離左右，以備諮詢，尋任爲臨時賑務督辦。

先生體質素弱，當其奔走於奉天旅順之間，正值建國前一年之歲暮酷寒期，某日，自奉天歸旅順時，冒寒致病，抵家後，遂病呃甚劇，幾至絕食。今上聞之，親幸貞松堂中，賜予慰問，勉勞殷切，先生於病榻之上，勉強行禮，感謝涕零，病愈後，曾賦詩恭記其事，亦建國史中之珍貴佳話也。

自建國後，先生大志已酬，公退之暇，仍惟著述自遣。未幾，彙集近年文字，及舊稿之未經刊印者，成松翁未焚稿一卷。又精印生平所藏之金文，（即銅器文字）拓本三大卷，名爲貞松堂吉金圖錄，爲東方考古學界所罕見之豪華版。又著有高昌專錄，上虞羅

氏枝分譜，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等書。

滿洲文化事業之發軔

大同二年六月，特任爲監察院長。先生任職數年，方正不阿，鯁直之聲聞於朝野。是年秋間，東瀛舊友內藤虎次郎，水野梅曉氏等來滿，晤談之際，議及影印久藏於奉天崇謨閣中之大清歷朝皇帝實錄，以及滿洲中央銀行所藏之宋，元，明，清歷代之刻絲刺繡等貴重文物，於是聯合滿日兩國之朝野名士，組織滿日文化協會。

滿日文化協會，於康德元年春間，正式成立，先生任爲常任理事。成立後，首先影印大清歷朝皇帝實錄共三百部，同時復影印歷代刻絲刺繡美術品亦三百部名爲纂組英華，書成後，贈世界各國之政府及文化機關，於發揚東方歷史文化上，實深有意義之事業，尤其在建國不久之時，竟造成此龐大煌燿之文化工作，誠屬可驚之成績。是年三月一日，今上舉行登極大典，改元康德，先生任爲大典籌備委員會委員。五月間，政府以先生勞苦功高，特叙勳一位，賜景雲章。

七十賜壽

康德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先生七秩榮慶，蒙 今上賜壽，賞「樸學忠謨」匾額，又賞御筆楹聯，文爲「鄉學淵源追晦木，朝端風誼抗寒松。」先生曾賦詩紀 恩。是年夏間，先生爲援助籌備奉天國立博物館，乃於酷暑之下，偕同滿日文化協會副會長寶熙，理事榮厚兩氏，同往奉天，鑑別古物。翌年，博物館正式成立，先生復將生平珍藏之歷代「明器」精品，悉數捐贈。博物館爲紀念先生起見，於館中特闢一室，珍重陳列，至今參觀該館者，猶感念先生之嘉惠無涯焉。

順治路私邸中之生活

先生雖居官數年，而宦囊不豐，清風兩袖。初於新京賃屋而居，嗣後始在東順治路購地築宅。當建國之初，工料低廉，新京爲我國首都，故凡於此地購造住宅者，莫不採取近代化之新式住宅，獨先生新築之寓廬，悉守舊制，純爲滿洲原來之色彩，雖室中之採暖設施，亦不裝設近代式之汽管，而仍用火爐，嘗語人曰：『中國近數十年來，天災人

禍，生民塗炭，四海之內，莫非瘡痍，滿洲蒙今上仁德，實現王道樂土，吾輩能安居樂業，已屬萬幸，但求度此平安歲月，如願已足，又豈敢一意爲私人謀生活上之舒適耶。』後凡行經東順治路者，於新式住宅櫛比林立中，獨有滿洲舊式之住宅巍然存在，一望卽知爲羅氏私邸，吾人由此一端，亦可窺見先生之風格也。

先生晚年之生活，極爲恬靜，生平不喜無聊之酬應，故雖身爲顯官，而實際生活，無異平時，除公式酬酢勉強出席外，其私人宴集絕無其事。生平不喜酒，五十歲後，僅略吸煙草，蓋其唯一嗜好，則惟書籍，古物，故宦囊稍充時，卽購買書籍，字，畫，銅器，碑帖等。在新京時，爲收買古物之權威者，凡由華北，華南各地來此之古物商，咸集於羅宅之門。同時京中顯宦名流，亦多爲先生同好，尤其如參議寶瑞臣（熙）榮叔章（厚）宮相熙格民（洽）諸氏等收藏既富，鑑別亦精，先生暇時，輒與諸公往返盤桓，鑑賞考證，以爲笑樂，一時滿洲名士，咸喜嗜古，各地流出之古物，漸多歸於此間。

先生生平喜周濟貧窮，比年曾辦賑數次，已如前述，晚歲宦囊稍豐，尤樂於此道。凡親戚故舊之困乏潦倒者，先生皆一々爲之籌畫，或代謀枝棲，或貯資接濟。復好提拔後進，凡生平故人之子弟，但有一技之長者，無不廣爲揄揚，俾用適其材。



老年之羅先羅生

功成身退

康德三年春間，滿日文化協會召開評議員會議，先生且扶多病之軀，赴奉天出席討論文化事業，當時日滿雙方會員以前會長鄭孝胥氏提出辭意，乃議定公推先生爲會長。是年十二月，勅許佩帶日本帝國贈予勳一等瑞寶章。翌年五月，先生以年老衰病，不勝繁劇，遂奏請辭卸監察院長職，蒙旨俞允，特賜前官禮遇，辭後，退居旅順，閉門靜養，從茲遂離開政治生活矣。

晚年著述

自康德四年秋間，退居旅順後，每值萬壽聖節，仍必扶病入京，隨班朝賀。平時則仍舊著書，以爲消遣，未幾，復著成漢石經殘字集錄，古器物識小錄，遼居雜著，唐代海東藩國誌序，以及滿洲金石志等書。滿洲金石誌內容，爲我國明代以上之金石文獻，先生編纂此書，分爲正編，續編，別錄三種，指授先生第五子福頤著述，實爲滿洲考古學之權威作，亦卽先生最後之名著也。

先生自童年時期，體弱多病，壯歲馳驅四方，體格較強，晚年奔走建國事業，辛勤艱苦，自七十歲後，氣體益衰，常患症沖，及胃病。日常飲食，數量甚少，且步履惟艱，最畏登高，故每於往返新京，旅順時，出入車站，必須乘人力車。又如進謁，今上時，每苦於登樓，每進見一次，必觸發舊疾，展轉病榻數日間，然雖如此，猶時々勉強進見，蓋其忠君之忱，老而彌篤，實老臣眷 恩之至誠也。

最後之著述

滿日文化協會成立後，刊印東方國民文庫，先生復編纂清文雅正，杜詩授讀二書，以壯文庫陣容。但此時先生體力已衰，居常在疾病之中，後來症沖常發，醫者咸勸其停止讀書及著述，以資休養，然先生則始終手不釋卷，筆不停書，常語人曰：『書爲我之生命，讀書寫字，卽爲我之生活休養，倘若一律禁止，則實不能生活，等於死矣。』蓋其數十年來之唯一嗜好，惟讀與寫，已養成牢不可破之習慣。未幾，復於病中著成宋本廬山記校勘，石交錄，并刊行百爵齋名人法書，三代吉金文存，明成祖寫經，古寫本華嚴經音義等書，是卽爲先生最後之著述矣。

永 眠 道 山

自康德六年秋間，先生由新京歸旅順後，遂與帝瀨永決。翌年春間，微發胃疾，纏綿未愈。至二月中旬，突轉成肺炎症，經醫治漸痊。迄五月初旬，症沖舊疾忽然大發，心臟時痛時止，延至十三日夜半，心痛劇烈，翌日已刻，遂長眠不起，是日爲康德七年五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年七十五歲。皇帝陛下聞耗震悼，賜龍光大綬章，賜誄，及陀羅經被，祭一壇，祭黍料壹萬圓，賜諡「恭敏」諭派宮內府掌禮處長張允愷特赴旅順奠醊，飾終之典，備極優渥，先生之一生志節，亦可告慰於九泉矣。

先生逝世後，國內外之學術界，皆認爲莫大之損失，蓋先生已爲世界的學者，非僅我滿洲國之學者也。逝世後半年，先生之遺族葬先生於旅順大連之間水師營西溝屯西南山之麓，其地曠闊平遠，四面環山，誠一代學者之永眠勝地。

先生之治家及其後代

先生生平治家甚嚴，晚年雖貴爲顯官，但私邸之中，清靜規矩，恍同寺院。一切晚

之不良習慣，皆與絕緣。每逢新年度歲時，先生家中，即最爲普遍之「麻雀牌」聲，亦從未聽到。蓋先生生平最不喜博，惟每於新春元旦日，率家人子弟，戲擲「狀元籌」一局，聊資點綴耳，故其子姪孫兒輩，咸能恪守家規，無絲毫之浮薄氣習，而學術品行，皆有所成就。

長子福威，生平淡於名利，不圖仕進，惟深居旅順，長侍先生左右，中外學術，皆頗淵博，通日本語言文字，尤其於契丹古文，深富研究，爲晚近學術界難得之人物。次子福同，生八日即殤。三子福蓀，聰慧過人，自幼穎悟好學，絕類先生。弱冠後，研究西夏梵文，及歐洲各國文字，靡不精曉，爲海內名儒沈曾植，王國維氏等所稱賞，先生亦愛惜過於諸兒，惜於民國十年九月間病逝，年僅二十六歲。四子福葆，生於光緒二十五年，時先生正於江南辦理「農報」時代。後先生亡命日本，福葆追隨杖履，遂於國學之外，深通日本語言文字。當先生扈蹕蒙塵時，福葆亦追隨左右。滿洲建國時期，以精通日語，隨先生奔走各地，充爲通譯。建國後，任爲宮內府秘書官，嗣後任爲內務處長，現任掌禮處長，爲我國建國功勞者。五子福頤，爲先生最幼之子，亦爲秉承家學之青年學者，現年僅三十餘，但生平著述，已將等身，名聞海內，現任國立奉天博物館學

藝官。長孫繼祖，學如其名，實能繼承其祖父之生平學術，其著述已爲海內士林所重視，現任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講師。其餘諸孫，年齡雖幼，而皆文質彬彬，異日必有成立，蓋先生督教既嚴，講授復勤，加以藏書盈庫，古器滿齋，實爲子弟讀書之最佳環境，故其家學淵源，世代弗衰。

恭敏公之素描

先生體質雖非強健，但軀幹甚偉，目光攝人，不怒而威。平時不苟言笑，然和藹慈祥之氣，使人樂於親近。語言爲江南官話，但一聽卽知爲淮安口音。生平不著西洋衣服，故雖僑居日本，以及晚年建國後，位列朝廷之時，仍不變其初志，永著用中國舊式之長袍馬褂。其一身上下，僅戴有一具近視眼鏡，爲近代科學之產物，故每逢朝賀典禮之際，無論識與不識，一望卽知爲羅老先生。蓋滿洲建國後，特任官中威着大禮服，或早禮服，及協和服，其仍着舊式衣冠者，除先生外，惟前總理大臣鄭孝胥氏二三人而已。尤其先生生平忠於清室，自辛亥革命後，舉國皆剪剃辮髮，先生則矢志不屈，獨留辮髮，長垂腦後，此唯一之辮髮，直留存至最後，與先生之道躬，永傳千古矣。

遼海吟

先生生平有言：『吾一生拙於韻文』。蓋其早歲致力實用之學，壯歲研攻考古，故生平作詩甚少，晚年以後，閒居無聊，始偶一爲之，其存有遺稿者，僅遼海吟一冊，名以遼海，可證其爲避地旅順以後所作，故僅數十首，且內容多係敘述志操及紀事之作，而吟風弄月之章，殊屬罕見。茲將遼海吟原序附錄如左。

予不工韻語，少日所作，輒隨手棄去。歲在辛未，（即民國二十年，先生六十五歲）乃一年間，得詩三十首，兒子輩錄存篋衍。衰年望治，情見乎詞，蟲鳥之吟，非求傾聽，過而存之，以志我身世之悲，不復計工拙也。

觀此序雖僅寥寥數言，但其作詩之目的及其精神，則躍然紙上。蓋其唯一特點，則在『志身世之悲，不計工拙』，故雖爲數不多，而每首皆有其真正價值，尤其真率坦白態度，迥非一般號稱風雅者可比。生平於古人之詩，最崇拜杜甫陸游二家，選錄杜詩授讀一書，即採杜甫之代表作品共一百首，內容皆爲寫實之作，吾人由此，亦可窺知先生詩學上之態度。

羅先生之面々觀

綜合先生生平之一切，實爲一多角之天才。其最偉大之成功，當然爲世人公認爲考古學者，但其自壯歲講習農業，治水，教育，中年扈蹕蒙塵，晚年奔走建國之種々事蹟，其在政治上之活動，亦超越常人，此在先生本身而言，自屬忠君愛國之熱忱，而由吾人觀之，亦可稱爲政治家而無愧。至於辦賑務，設工廠，以及其他事業，又可稱爲慈善家，或實業家。尤其最初出身寒苦，備歷艱難，壯歲以後，家業漸充，數十年來，救濟貧苦無數，而先生所至皆有居集，雖生平淡泊名利，然其立身養家之資，終不匱乏，且巍然爲一大收藏家，由是言之，又可稱爲經濟家矣。先生之詩雖不多，但蓬海吟諸篇之真情流露，動人心目，此其詩學之造詣，決不讓於人間第一流詩人。甲骨書法，復自成一家，是又可稱爲書道家。總之，先生之精力過人，生平艱苦卓絕，勤勉異常，綜其所有觀之，可見既非單純之學者，亦非普通之政治人物，蓋其名利心雖輕，而事業心則重，與其稱爲學者，勿寧稱爲事業家也。

偉大的羅振玉先生

以上所述，不過爲先生生平之概觀，僅爲管窺之一斑。內容大半根據於先生自著之集蓼篇，以及筆者親聆於先生口述者。筆者於大同二年春間，始識先生於新京北安路之客寓中，先生生平提拔後進，不遺餘力，以筆者之愚魯下材，猶承其多方之鼓勵教訓，今日思之，誠不勝其愧謝者。彼時先生六十八歲，其精神之矍鑠，態度之慈祥，迄今猶依然目前也。

集蓼篇者，爲先生暮年親筆所書，內容爲數十年來，生平立身修業之經過，舉凡先生之進退大節，以及家庭瑣碎之細事，無不載錄，蓋爲垂示子孫之意，茲將篇首原序錄左：

幼罹窮蹇，壯值亂離，顛沛餘生，忽焉老至。念平生所懷，百未一償，而憂患歷更，譬如食蓼之虫，甘苦自驗。初不必表白於人，惟念兒子輩丁茲身世，閱歷太疏，故書以示之，用資借鏡。我雖學術遠愧前賢，亦粗足爲後昆表率。且自叙語皆質實，較昔日求他人作表狀，以虛辭諛我，不差勝乎。辛未秋，貞松老人書於遼東

寓居之歲寒堂。

辛未年卽滿洲建國之前一歲，彼時先生已爲六十五歲之高齡，學問事業，皆已有偉大之成功，但今日試讀其序文，字裡行間，猶敦々以『遠愧前賢』自責，其語氣之謙虛，態度之真摯，雖爲垂示子孫之言，猶不敢稍々自滿如此，吾人讀其文，想其人，足見其虛懷若谷，至老不衰之精神，似較其學術更覺偉大矣。

集蓼篇之末，載有先生詩四首，讀之益可窺見先生之志節及其心境，茲並錄於次，以結束本傳。

其一

自分此身廿九死，天心特許保餘年，篝燈細數平生事，寫入烏絲百幅箋。

其二

百歲駸駸歎逝川，不成一事已華顛，淒涼家國無窮感，一度思量一泫然。

其三

已從有盡悟吾生，安問人間利與名，一任藩籬鸞鳩笑，此心早訂白鷗盟。

其四

膝前喜有讀書孫，清白家風望汝存，一語書紳牢記取，莫忘祖德與君恩。

「附錄」年譜

同治五年 丙寅 慶應二年 西曆一八六六年

先生年一歲、在淮安。

是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時、先生生於江蘇淮安南門更樓東寓居。

先生家自南宋時、由慈谿遷上虞之永豐鄉、遂爲上虞人。

傳十九世、至先生曾祖朝議公(敦賢)、字希齋、嘉道間、歷佐鹽河幕、流寓江淮、

子九人。

三諱(鶴翔)、字翼雲、是爲先生祖、官江蘇候補布政司理問、以廉能爲大吏所器、

道光二十二年、英師犯長江、以防海勞、保知州銜、二十三年、以催漕獲盜功、保

知州、歷知泰興、贛榆、高涼、江甯諸縣事、終高郵州知州、子二。

長樹勳、字堯欽、是爲先生父、江蘇候補縣丞、歷署江甯縣丞、海州州判、徐州府

經歷、清河縣丞。

配范淑人、山陽范詠春廣文、(以煦)長女、生子五、先生次居三。

先生生時、桐鄉勞榘(會尚書)乃宣與先生父通議公有昆弟之盟、適游淮安、與湯餅會焉。

同治六年 丁卯 慶應三年 西曆一八六七年

先生年二歲、在淮安。

是年先生叔舉於鄉、先生叔諱(樹棠)、字仲宣、終遂昌教諭。

同治七年 戊辰 明治元年 西曆一八六八年

先生年三歲、在淮安。

先生生而羸弱、是年冬、始免乳。

同治八年 己巳 明治二年 西曆一八六九年

先生年四歲、在淮安。

三月、長妹(寶書)生、後適山陽范氏。

是年先生始識字。

同治九年 庚午 明治三年 西曆一八七〇年

先生年五歲、在淮安。

是年入塾、受毛詩、塾師李岷江（導源）、山陽拔貢生、通議公受業師也、喜先生溫純、接之如諸孫。

同治十年 辛未 明治四年 西曆一八七一年

先生年六歲、在淮安。

受四子書。

四月、次妹（寶珊）生、後適儀徵汪氏。

同治十一年 壬申 明治五年 西曆一八七二年

先生年七歲、在淮安。

是年先生病項間腺腫、稍讀書輒發、醫藥無虛月、雖受尚書、塾師但令默誦。

師爲諸兄講授、先生從旁竊聽、遂漸解文義、師賞先生早慧、而慮其體弱、謂通議

公曰、「此子若得永年、異日成就必遠大、」祖母方淑人器異之過諸孫。

同治十二年 癸酉 明治六年 西曆一八七三年

先生年八歲、在淮安。

是年受易、然但以病不能誦讀、終日坐書齋而已。

同治十三年 甲戌 明治七年 西曆一八七四年

先生年九歲、在淮安。

醫者治先生腺腫、多投涼劑、是年遂病喉症、月必數發、廢讀如初、師命理已授書、不復授他經。

光緒元年 乙亥 明治八年 西曆一八七五年

先生年十歲、在淮安。

六月、弟子經先生(振長)生。

光緒二年 丙子 明治九年 西曆一八七六年

先生年十一歲、在淮安。

光緒三年 丁丑 明治十年 西曆一八七七年

先生年十二歲、在淮安。

十月、四妹(寶全)生、後適山陽李氏。

光緒四年 戊寅 明治十一年 西曆一八七八年

先生年十三歲、在淮安。

是年始學易詩書三經、初學爲詩文小論、師頗賞其有藻理。

光緒五年 己卯 明治十二年 西曆一八七九年

先生年十四歲、在淮安。

光緒六年 庚辰 明治十三年 西曆一八八〇年

先生年十五歲。

是年讀禮記春秋。

五妹生。

光緒七年 辛巳 明治十四年 西曆一八八一年

先生年十六歲、在淮安。

始習制藝。

三月、通議公挈先生兄弟、赴紹興應試、至杭州、寓板兒巷邵家店、先生途次病喉甚劇、水漿不下咽者十九日、延淮安醫吳朴臣治之、下以大黃、乃能食飲、幾誤試

期、會

慈安皇后賓天，展試期至五月，遂得留杭醫療。

病愈就試，正場首題爲「皆爲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次題「何謂尙志」詩題「松花滿盃試新茶，得新字，五言八韻」經古場題「盧橘夏熟賦」詩題「風搖雜樹管絃聲，得聲字，五言八韻」

榜發，先生入縣學第九名，伯兄佩南先生（振葢）第二十四名。

學使爲太和張公（澤卿）得先生經古卷，欲置第一，尋疑童試不應有此，乃折彌封，見年方十六歲，益疑之，正場提堂面試，并出賦卷，令講釋無誤，疑始釋，且勉之曰「予歷試諸郡，未見才秀如子者，然子尙幼，歸家多讀書，以期遠大，不必遂科名。」

在杭州，偕仁和王同伯謁郡庠，觀宋高宗書石經於堂壁，見阮文達公（元）所撫天一閣本石鼓文，拓一本歸，爲先生平生蒐集碑刻之始。

是年通議公以質庫折閱，連負山積，試畢返淮安數月，得藩司檄，委署江寧縣丞，遂往就職，兼以避債，命先生佐范淑人主家政。

十月，弟振鑾生。

光緒八年 壬午 明治十五年 西曆一八八二年

先生年十七歲、在淮安。

是年始治金石學、校勘金石萃編、家無藏碑、從山左碑估劉金科、賃碑讀之。

先生與佩南先生共塾讀、佩南先生居東舍、先生居西舍、漏下數刻、猶伸紙急讀、

煤染於手、十指盡墨、短檠欲燼、摩娑倦眼、面目亦黧然而黑、相顧絕倒、以爲此樂、非他人所能喻、而平日之愁慮抑鬱、不覺其若失也。

秋與佩南先生、赴浙應鄉試、報罷、行道至金陵、省視通議公。

通議公與以皇清經解、乃以一歲、讀之三周。

光緒九年 癸未 明治十六年 西曆一八八三年

先生年十八歲、在淮安。

先生自壬午歲始、自釐家事、抵暮甫得讀書、鷄鳴方就寢。

夏、得失眠疾、貧不能謁醫、羸瘠日甚。

八月、弟振鑾殤。

冬、始識塾屋路(山夫)大令(恆)、縱談金石考訂之學、訂忘年交。

是年淮安土人、於古冢中、出古物、先生展轉購得古鏡一、爲平生收藏之始。

光緒十年 甲申 明治十七年 西曆一八八四年

先生年十九歲、在淮安。

春、失眠疾漸愈。

四月、娶於范、遼平范振之光祿(玉麟)長女。

是年刪存舊所疏記碑刻之一名一義有裨考證之稿、爲讀碑小箋一卷。

又以淮陰石刻、亡佚者多、旅淮有年、蒐尋良苦、所儲多前人所未著錄、間有一二、前人已有纂述、然考覈未精、甄錄多舛、乃撰淮陰金石僅存錄一卷、是爲先生著述之始。

光緒十一年 乙酉 明治十八年 西曆一八八五年

先生年二十歲、在淮安。

十月、長子(福成)生。

先生於壬午仲春、廣購諸碑、勘校金石萃編、凡譌文誤字、悉爲校正、碑字漫漶可辨而萃編失錄者、亦爲補書、校七百餘碑、後以赴試中輟、是年錄舊稿成金石萃編

校字記一卷。

復校正寰宇訪碑錄三百餘則，成寰宇訪碑錄刊謬一卷。

光緒十二年 丙戌 明治十九年 西曆一八八六年

先生二十一歲，在淮安。

八月，佩南先生病歿，年廿四，時貧甚，范淑人出金飾，易六萬錢，乃得斂，無子，以先生子（福成）爲嗣。

是年用宋林億校素問例，鳩諸徑疏衆諸類書。刊補山陽丁氏陸疏校正之僞佚，成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新校正二卷。

光緒十三年 丁亥 明治二十年 西曆一八八七年

先生年二十二歲，在淮安。

撰存拙齋札疏一卷。

輯方言里語之載古籍，而梁氏（同書）直語補證，錢氏（大昕）恒言錄，翟氏（灝）通俗編所未載者，爲俗說一卷。

又以皇甫謐高士傳，乃後人襍采諸書，依附爲之，真僞錯出，核以古籍，所引多不

合、爰取史記正義、後漢書注、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三國志注、諸書所引、爲皇甫謐高士傳一卷。

是年通議公署海州州判。

光緒十四年 戊子 明治二十一年 西曆一八八八年

先生年二十三歲、在淮安。

秋、赴浙江應鄉試、報罷、歸病鎮口牙癱、十九日不能進點水、瘡自項間潰、出膿碗許、乃愈。

光緒十五年 己丑 明治二十二年 西曆一八八九年

先生年二十四歲、在淮安。

正月、長女(孝則)生。

光緒十六年 庚寅 明治二十三年 西曆一八九〇年

先生年二十五歲、在淮安。

正月、館山陽劉氏、歲脩二萬錢(註、卽二萬制錢約合白銀二十兩)。

閏二月、祖母方淑人卒。

九月、次子(福同)生、八日而殤。

先生以毛鄭詩世鮮善本、段氏(玉裁)所訂詁訓傳、據古籍所引、詳爲讎正、其書善矣、而於鄭氏箋闕然、乃取史記、漢書、文選、初學記注、及原本玉篇、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諸書所徵引、匡校今本、其有不待據古籍而知今本之誤者、亦加校正、凡二百許、則多前人所未及、成毛鄭詩韻議一卷。

又以歷代改元紀號專書、李氏(兆洛)紀元編爲最便、顧出門弟子之手、譌誤錯出、乃取諸史臬諸紀元專書、詳加讎校、訂正百數十處、畧變易其體例、爲重校訂李氏紀元編三卷。

光緒十七年 辛卯 明治二十四年 西曆一八九一年

先生年二十六歲、在淮安。

秋、至海州、省視父通議公。

時海州脩方志、南豐劉慈民舍人(庠)、薦先生任其事、不果。

遣友人爲追寫賃碑圖、以記鶴原之痛、且志寒士爲學之非易、先生有文記之。

先生以小學盛於漢、晦於六朝、漸明於唐、唐人干祿字書、五經文字、實能祖述許

書、折衷至當、五經文字猶偶有疏舛、于祿字書則有純無駁、其足以正古籍之處極多、當與蒼正茲重、爰爲考校、於今本之誤者正之、間有發明、附注於下、成于祿字書箋證一卷。

又撰眼學偶得一卷。

淮陰金石僅存錄附編一卷。

輯所爲文爲面誠精舍雜文甲編。

光緒十八年 壬辰 明治二十五年 西曆一八九二年

先生年二十七歲、在淮安。

正月、次女(孝誠)生。

三月、范淑人以蓐勞卒、淑人來歸、值先生家中落、斥裝佐饗餐、井臼澆濯刀七乳哺之事、皆親任之、無怨色。

先生幼治故訓、長耽金石、於乙部(註、卽史書)之書、未遑專力、於辛卯年、始擬治全史、先從事於梁、陳、北、齊、後周、隋、五史、日盡數十紙、於事迹之舛誤者、文字之譌誤者、隨筆校改、是年成梁、陳、北齊、後周、隋、五史劄議五卷、

又以新唐書宗室宰相世系表、錯逆疊見、沈微君(炳寰)爲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謬、十二卷、其書亦未能完備、乃以唐以前諸史列傳、並諸家別集、碑版文字、詳稽互證、成唐書宰相世系表攻證二卷。

嘗謂「隋書經籍志、於經術興替、百氏源流、粲然畢具、其爲考古者之祕籍、固不待言、而新存唐書藝文志、實可與隋志比方、竊怪今人於馬考、鄴略、晁志、陳氏解題、猶研習不已、而此志顧少究心、殊爲怪事、」先生偶以隋志及各史列傳舊史經籍志校之、多所舛逆、而王西莊、錢竹汀、趙琴士諸先生所曾議及者、不及十一、乃考正其異同、成唐書藝文志附議二卷。

又撰三國志證聞校勘記一卷。

元和姓纂校勘記二卷、附孫本失采佚文一卷、清河王壽護比部(錫祺)、爲刊淮陰金石僅存錄。

光緒十九年 癸巳 明治二十六年 西曆一八九三年

先生年二十八歲、在淮安。

春、送弟赴紹興應試。

於郡城沈氏醉經堂書肆，識烏程汪剛木教諭（日禎），論學甚契，教諭以所刊荔牆叢刻爲贈。

是年先生館山陽邱氏，課餘以著書自遣，經史金石以外，旁及小學目錄校勘姓氏諸學，復留心當世之故。

自河決鄭州後，直、魯、豫、三省，河患頻仍，魯撫大典張勤果公（曜），銳意治河，幕中士主賈讓不與河爭地之說，謂當放寬河身，獨丹徒劉鐵雲觀察（鶚），力爭以爲不可，而主束水刷沙，草治河七說上之。先生家居，聞幕中議，駭然，爲文萬餘言駁之，時與觀察固不相識也。觀察見先生文，大驚異，蓋與所撰治河七說，合者十八九遂，訂交，且爲言於勤果，勤果延先生入幕，以家事不能遠遊，謝之。

撰補寰宇訪碑錄刊謬一卷。

再續寰宇訪碑錄二卷。

校完佩南先生遺著碑別字。

光緒二十年 甲午 明治二十七年 西曆一八九四年

先生年二十九歲，在淮安。

夏、母范淑人病瘵、轉時症、垂危、先生晝夜侍疾、逾半月、疾益篤、醫謝不處方、計無復之、乃剖臂肉、煎以進、疾得療。

五妹病傷寒卒、年十五。

是先生館丹徒劉氏、歲脩遽增至八萬錢。

通議公署徐州府經歷。

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 明治二十八年 西曆一八九五年

先生年三十歲、在淮安。

續娶於丁、山陽丁嗣龍廣文(荀)次女。

是年輯辛卯以後之作爲面城精舍雜文乙編。

光緒二十二年 丙申 明治二十九年 西曆一八九六年

先生年三十一歲、在上海。

時當中日戰役之後、國瘠民貧、先生念農爲邦本、古人不仕則農、於是有學稼之意、

既服習齊民要術、農政全書、授時通考諸書、又讀歐人農書譯本、謂「新法可增收穫、」恨其言不詳、是年春、乃與吳縣蔣伯斧部(瀚)、議設農報館於上海、聘譯人譯

農書、及雜誌、自任筆削。

五月三子(福萇)生。

光緒二十三年 丁酉 明治三十年 西曆一八九七年

生先生年三十二歲、在上海。

光緒二十四年 戊戌 明治三十一年 西曆一八九八年

先生年三十三歲、在上海。

五月、滬東文學社、謀溝通中日語言、爲親善之基、聘日本藤田劍峯學士(豐八)主其事。海甯王忠懿公(國維)來受學、先生於同會生扇頭、見忠懿詠史絕句、有「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之句、異焉、後遂拔之儔類中、爲贍其家、俾力學無內顧憂。

是年新政舉行、湘撫義鞞陳公(寶箴)舉先生應經濟特科、會政變中止。

方行新政時、溧陽端忠敏公(方)、以三品卿、筦農工商局事、銳意興農、以書問先生措施之方、先生答書千餘言、謂「措施當自畿輔始」、「忠敏得書欣然、乃議先墾張家灣荒地、俄政變、出任外吏、事不果行、時與忠敏固未識面、至歲壬寅、始相見

於武昌。

政變後、朝旨禁學報、封報館、農報未經查封、且欠印書資、不可閉、先生乃具牘江督新寧劉忠誠公(坤一)、請將報館、移交農工商局、改由官辦、忠誠曰「農報不干政治、有益民生、雖有亂黨署名、然既爲結會來、自不能拒、」乃親批牘尾、令上海道、撥款維持、上海道發三千元、以還印資、蔣學部尋歸淮、先生遂獨任館事、舉私債以繼續之、學社亦以經費絀、幾廢罷、先生復竭力維持。

始識嘉興沈子培方伯(曾植)。

光緒二十五年 己亥 明治三十二年 西曆一八九九年

先生年三十四歲、在上海。

四月、四子(福葆)生。

是年始聞殷甲骨出洹濱、爲福山王文敏公(懿榮)所得、恨未得見。

光緒二十六年 庚子 明治三十三年 西曆一九〇〇年

先生年三十五歲、在武昌。

冬、應鄂督南皮張文襄公(之洞)之召、赴鄂任農務局總理、兼農務學堂監督。

瓶教育雜誌

撰農事私議及墾荒裕國策。

是年先生報捐候選光祿寺署正銜。

通議公署清河縣丞。

光緒二十七年 辛丑 明治三十四年 西曆一九〇一年

先生年三十六歲、在武昌。

夏、辭鄂職、文襄許之、而委襄辦江楚編譯局、無所事々、逾歲、遂併謝焉。

冬、奉江鄂兩省奏派、至日本調查教育。

眷屬至滬。

先是王文敏公殉庚子團難、所藏甲骨、盡歸劉鐵雲觀察、是年始傳至江南、先生因得摩挲、詫爲奇寶、德微觀察拓墨、印爲鐵雲藏龜、已亦稍々蒐集之。

刊碑別字、補五卷於鄂。

光緒二十八年 壬寅 明治三十五年 西曆一九〇二年

先生年三十七歲、在日本。

正月、歸自日本、赴武昌謁張文襄公。

三月、至金陵謁劉忠誠公。

記是行所得爲榑桑兩月記。

既還滬、毘陵盛杏蓀尙書(宣懷)、聘任南洋公學監督。

是年特科復開、張文襄公、及郵傳部尙書長沙張文達公(百熙)、法部侍郎歸安沈公

(家本)、漕運總督貴湯陳公(夔龍)、交章以先生名應、後以丁憂不與試。

得宋高宗馬和之唐風圖卷、因顏所居曰唐風樓。

光緒二十九年 癸卯 明治三十六年 西曆一九〇三年

先生年三十八歲、在上海。

正月、丁母范淑人憂。

六月、三女(孝純)生。

九月、卜葬范淑人於淮安南郭外之五里松成子莊。

十月、應粵督西林岑公(春煊)、召至粵參議學務。

歲暮返滬。

光緒三十年 甲庚 明治三十七年 西曆一九〇四年

先生年三十九歲、在廣東。

正月、復至粵。

三月、辭歸。

先生在粵、無所事々、日至雙門內府學東街、閱覽書肆、粵東書價廉、乃盡薪水所入購之、藏書自此始。

四月、購上海愛文義路地九分、築樓三楹、迎通議公至滬就養。

端忠敏公移撫蘇、過滬、親訪先生、以佐辦學務爲請。

七月、至蘇任事、勸辦江蘇師範學堂、卜地於撫標中軍操場、先繕紫陽校士館爲校地、卽舊紫陽書院也、先生任監督。

十月、端忠敏爲專摺進呈農學叢書五集。

十一月、開校、以校地狹、乃先招講習科生四十人、速成科生百二十人、薦藤田學士爲總教習、山陽徐賓華廣文（嘉）爲監院。

光緒三十一年 乙巳 明治三十八年 西曆一九〇五年

先生年四十歲、在蘇州。

四月、五子（福頤）生、長女適丹徒劉氏。

五月、講習科及體操專脩科畢業。

八月、設附屬小學校。

十月、丁通議公憂。

光緒三十二年 丙午 明治三十九年 西曆一九〇六年

先生年四十一歲、在北京。

春、至蘇辭監督職。

學部奏充二等諮議官、調入都、乃謁尙書蒙古榮文恪公（慶）、以居喪固辭、不可、

許以墨經入署、派在參事廳行走。

時議願廢國子監、以先生言而止。

冬、奏派爲視學官、視察山西直隸學務。

是年農報教育雜誌停刊。

重刊孫本王參功集、附校勘記。

輯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一卷。

光緒三十三年 丁未 明治四十年 西曆一九〇七年

先生年四十二歲、在北京。

春、視察河南山東江西安徽四省學務。

四月、至安慶、識撫部長白恩忠愍公(銘)、與論新政得失、洞若觀火、歎爲所見疆吏之冠。

秋、充學部考試襄校官、霽滬宅、携眷屬入都。

光緒三十四年 戊申 明治四十一年 西曆一九〇八年

先生年四十三歲、在北京。

正月、長子(福成)娶婦何氏、先生姊夫山陽何益三孝廉(福謙)長女。

充殿試襄試官。

秋、充學部考試襄校官、閱農科卷、及各科國文卷。

冬、奏署參事官。

次女適阜陽程氏。

時

景廟上賓。

今上嗣位，醇邸攝政，令內關於大庫檢國初時攝政典禮舊檔，不可得，因奏庫搖無用，請焚燬，已得。

俞旨，會寧海章一山左丞（稷），偶於庫書中，得宋人玉牒殘葉，影照以呈，張文襄異之，以詢先生，先生曰，「此卽宋史藝文志之仙源集慶，宗藩慶系兩錄，南宋亡，元代試行海運，先運臨安國子監藏書，故得在此，且大庫卽明文淵圖，其中藏書必多，盍不詢關係乎，」文襄欣然，歸以詢，果有之，但謂「皆殘破」先生乃以文淵書目進，且告文襄，「宜歸部中保存，」備將來貯之圖書館，文襄以爲然，乃委人檢理，且命先生時往相助，先生於庭中見紅本，高若邱阜，結束齊整，既詢知爲奏燬物，又言張文襄，謂「是皆重要史料，不當燬棄，」遂與會稽司長任邱宗梓山（樹枏），謀裝爲八千卷，移貯部中，已又移貯南學敬一亭。

是年先生以昭陵諸碑，諸家著錄其文者，有青浦王氏，平湖孫氏，萃編所錄，其存字較明以來著錄家增多，然碑字可辨而失錄，及繕錄譌誤者，所在不免，孫氏昭陵

碑考、其存字誠又增於王氏、而譌誤益甚、王氏之失在疏略、孫氏之失在臆定、乃博采舊拓善本、一碑率校以六七本、或十餘本、重加寫定、凡曩之殘泐不能讀者、至是多可成誦、咸昭陵碑錄三卷。

又述金石見聞爲備虛日札、刊國粹學報中。

宣統元年 己酉 明治四十二年 西曆一九〇九

先生年四十四歲、在北京。

春、奏補參事官、充殿試襄校官。

京師大學堂立、先生充農科監督。

五月、赴日本、調查農學、歸途至太平觀次女。

七月、返都。

在京見影宋本二李倡和集於富岡氏、足補貴陽孫氏刊本之缺、乃影寫歸、明年爲補刊之、秋、晤法國伯希和博士於所居蘇州胡同、博士出示所得敦煌石室古卷軸之在行篋者、並其目錄、先生驚爲環寶、與商寫影、博士爲言「石室尚有卷軸八千餘、蓋不早日購致京師、」先生欣然、白之部、請電護陝甘總督豐城毛實君方伯(慶蕃)購

取、遂得歸部保存。

冬、考訂敦煌秘籍、刊行之、爲敦煌石室遺書、中唐寫本尙書顧命殘卷、九行半、爲先生得見天寶以前未改字隸古定尙書之始。

先生復述其事爲鳴沙山石室秘錄。

是年始訪知殷甲骨出土之地、爲洹曲小屯、乃殷武乙故墟、又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諡十餘、因恍然悟爲殷代遺物、文字雖簡、然可正史家之遺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

番禺沈氏爲刊昭陵碑錄於所刊晨風圖叢書中。

宣統二年 庚戌 明治四十三年 西曆一九一〇年

先生年四十五歲、在北京。

二月、先生因京友林君秦輔寄其所爲龜甲獸骨文字考、並投書質疑、乃撰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以答之、五月、寫定印行。

又撰昭陵碑錄補一卷。

秋、充學部考試提調官。

是年先生以骨甲古脆、文字易藏、今出世十年、世人尙未知貴重、不汲汲蒐求、則出土之日、卽漸滅之期、因遣山左及廠肆估至中州、瘁力以購之、一歲所護、殆逾萬數、意不自歉、復遣人至涇陽采掘、所得又再倍之、寒夜擁爐、手加氈罽焉。

宣統三年 辛亥 明治四十四年 西曆一九一一年
先生年四十六歲、在北京。

夏、學部設教育會、先生爲會員、有人倡議廢讀經、先生力爭、寢共議。

秋、武昌變起、京師戒嚴。

詔起用袁世凱、先生知危益迫、會日本願寺主大谷（伯瑞）、勸至海東、內藤湖南、狩野直喜兩博士、富岡君攜謙藏、繼以爲請、先生感其意、乃以十月、請假出都、攜家至京都、寓京都田中村、至京三日、復隻身返北京、留旬日、知事無可爲、復返。

是年輯印國學叢刊、才三冊、遽止。

又影印古刻善本之罕見者、爲宸翰樓叢書。

民國元年 壬子 大正元年 西曆一九一二年

先生年四十七歲、在日本京都。

秋、於京都淨土寺町、購地數百坪、建樓四楹半、三閱月成、植松十餘株、雜卉木數百本、取顏黃門觀我生賦語、額曰「永嘉園」尋增書庫一所、因藏北朝初年寫本大雲無想經、額曰「大雲書庫」宅中有小池、落成日、都人有致書爲趙爾巽聘爲清史館纂脩者、焚其書於池、因額池曰「洗耳」先生辟地浮海、鄭重載所藏甲骨以行、而展轉運輸、又稅吏檢察、損壞十已五六、幸其尤殊者墨本尙存、乃以一歲之力、編爲殷虛書契前編八卷、是年印行。

民國二年 癸丑 大正二年 西曆一九一三年

先生年四十八歲、在京都。

三月、長孫(繼祖)生、(福成)所出。

敦煌古寫本寫影、伯希和博士後先郵致、先生自夏徂秋、校理既畢、編爲鳴沙石室佚書印行、其中唐寫本古文尙書夏書商書殘卷、先生據以定宋代相傳古文尙書之僞、手跋云、「唐寫本隸古定尙書殘卷二、存夏書四篇、又周書顧命九行半、乃在書帙之背、前後均斷缺、驗其書迹、三卷各殊、蓋初非出能一帙、而均未經天寶改字、

猶是魏晉以來、相傳隸古定之原本也、考自唐天寶三年、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尙書爲今文、於是民間皆行改字之本、舊本藏於書府、人間不得而窺、幸陸德明作音義、於字有別體、尙見之音內、可據以考見隸定本之十一、又宋開寶五年、因陸氏所解與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今陳鄂刪定、別爲今本音義、於是不但原本不可見、而別異之字、僅存於釋文者、亦無一存、蓋隸古定原本之絕迹天壤間者、將千年於茲矣、而宋史藝文志乃著錄孔安國隸古文尙書二卷、晁公武讀書志稱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又云、曾得古文全編於學官、乃延士張貞仿呂氏所鑠本、書丹刻諸石、薛季宣又爲書古文訓、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宋景文筆記云、揚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紀聞所引古文尙書十餘則、一若天水以後、隸古定之本、固未嘗絕者、張氏石本、今雖不傳、而薛書具在、予曩被覽、滿紙皆異字、與陸氏釋文條例謂古文無幾之說頗戾、疑爲僞託、段茂堂先生亦斥爲不可信、顧無確證以折之、段氏並斥宋代流傳之本、以爲穿鑿之徒、古今一也、而不能得作僞者之主名、薛氏書又不言其本之所從出、其與宋志所載、呂晁所傳、同出一源與否、初不可曉、嗣讀國學紀聞二卷、伯厚自注云、郭忠恕定古文尙書並釋

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是伯厚已疑當代流傳之本、出於郭氏、今以汗簡所引古文尚書校薛氏書古文訓、合者十九、然則今傳世之薛本、確出自郭氏、呂晁所傳、揚備所讀、其均爲郭本、可以推測、今取此殘卷校薛本、違者十八九、而與陸氏所謂古文無幾之說正合、乃知郭氏所定全是撫拾字書以成之、宋世所傳、皆承其繆、而宋志所載之二卷本、亦決非唐代書府之舊、試以殘卷證之、商書綴子第十七後題尚書卷第五、核以開成石經、卷第正合、隋有經籍志亦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陸德明經典叙錄、舊唐書經籍志並同、新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三卷、是天寶以後、改字並不改卷、而隋唐相傳之本、均以傳附經、爲十三卷、與此殘卷次第悉合、何以宋志乃僅二卷、卽舍傳存經、亦非二卷所能了、卽是一端言之、其非唐代書府之舊本、已可斷定、蓋五代之亂、經籍蕩盡、今此殘卷、乃轉以遠在邊陲、幸存至今、且得由此、確證宋以來傳本之僞、又據伯厚所言、汗簡所載、得知宋代之本出於郭忠恕、數百年後、竟得作僞者之主名、可爲段說左證、豈非無偶之快事耶、吾鄉李慶百先生遇孫、篤信薛書、以爲唐宋以來、賴此存古文於一綫、爲作釋文八卷、恨不得起先生於九原、而以此卷視之也、近聞英倫所藏、尚有洛誥、有大禹

謨、有奏誓、深以不得寫影、與此殘卷、同印行爲可惜、附記其目於此、以告好古之士、』其餘殘卷、先生於其殊勝、皆有至經文異同別爲校記、入羣經點勘中、後先生校刊書羣、皆如此例。初光緒戊申、先生聞斯坦因博士防古於西陲、得漢晉簡冊、載歸英倫、神物去國、惻然疚懷、既聞人言、沙畹博士方爲考釋、爰移書沙君、求爲寫影、逾年沙君寄其手校本至、先生竭數夕之力、讀之再周、知道文所載、可以補職方之紀載、訂史氏之闕遺、裨益至宏。顧沙氏書以歐文撰述、京方人士、不能盡窺、因於是冬、與王忠懿公、分端考訂、先生成小學術數方技書、簡牘遺文各一卷、合忠懿所考、編爲流沙墜簡、印行流布。

是年先生以唐張義潮崛起沙州、率其忠義之民、與蕃寇競、卒復阿隴、提挈開天之舊疆、而歸之天子、百年左右、復爲冠裳、十郡遺黎、悉出湯火、殊勳介節、冠冕人倫、而新舊兩史、不爲立傳、僅於宣懿兩紀、及吐蕃傳中、著其涯略、復多乖迕、天彰忠義、石室之書晚出、頗可考見事實、爰據唐寫本李氏再修功德記及索勳碑、折中群言、探索隱顯、補成唐張義潮傳、並謂「使予得與義潮並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又撰唐三家碑錄。

西陲石刻錄。

齊魯封泥集存。

民國三年 甲寅 大正三年 西曆一九一四年

先生年四十九歲、在京都。

春、返國至滬、擬至淮安展墓、以漕河水淺、道阻而止。

四月、三子(福蓑)娶婦汪氏、先生妹夫儀徵汪悅生大令(昌頤)次女。

是年先生以瓜沙曹義金、繼張氏之後而帥河湟、世稱唐官、雖所領僅瓜沙兩州、而息民事大以保守其疆土、猶承張義潮之遺訓、歐薛兩史、僅附其實於吐蕃傳、而云「卒立世次、史世其紀、」宋史雖立沙州傳、疏略又甚焉、合以歐薛二書、及宋遼兩史紀傳、續資治通鑑長編、冊府元龜、與敦煌遺籍開寶八年歸義節度使曹延恭施檢疏考之、其卒立世次、粗可觀覽、乃成瓜沙曹氏年表。

高昌麴氏有國、內興文教、外事列強、故當中原鼎沸、海宇分崩、而西土之人、轉得小康、麴氏仍世繼承、撫土有民者、百四十餘年、故梁魏周隋南北史、並爲之傳、

而記述疏略、先後牴牾、諸史殆出一轍、先生乃據大谷伯(光瑞)所得高昌故墟遺物、延昌延和延壽諸誌、復取諸史紀傳、比勘異同、證以諸書、以定從違而補正疏失、成高昌麴氏年譜。

先生既印行殷虛書契前編、羣苦其不可讀也、又於前所爲殷商貞卜文字考外、別有啓發、欲繼是而爲考釋、因循不克就者歲將再周、乃發憤鍵戶、四十餘日、遂成考釋六萬餘言、釐爲殷墟書契考釋三卷。

前人著錄古符、或真僞不別、或考據疏失、先生因類聚藏本、以爲專書、以補前籍所未備、成歷代符牌圖錄二卷。

瓦當文字、爲金石學之支流、近世諸家所藏、不見著錄者至多、先生所蒐集諸家墨本、多至三千餘紙、乃選存什一、其諸家所藏有未確信者則汰之、成秦漢瓦當文字四卷。

輯殷虛書契精華一卷。

秦金石刻辭三卷。

四朝鈔幣圖錄一卷。

嵩里遺珍一卷。

芒洛冢墓遺文三卷。

西陲石刻後錄一卷。

補錄光宣兩朝諸家叢刻、及刊於光宣以前而朱目失載者、爲續彙刻書目十卷。

民國四年 乙卯 大正四年 西曆一九一五年

先生年五十歲、在京都。

正月、長孫女(瑜)生、福成所出。

二月、返淮祭掃、遂游殷虛、登龍門、謁孔陵、遵海而返、凡五十日、著五十日夢

痕錄記其事。

始識蒙古升文忠公(允)、時公寓東京深田氏別墅、一日郵所爲詩文就正、先生乃至

東京見之、相契如故交。

是年、手模晚出之漢魏諸石刻爲漢晉石刻墨影一卷。

手鈎漢刑徒執役者埋銘爲恒農家墓遺文一卷。

輯鐵雲藏龜之餘一卷。

芒洛冢墓遺文續編三卷。

襄陽冢墓遺文一卷。

廣陵冢墓遺文一卷。

吳中冢墓遺文二卷。

石屋洞造象題名一卷。

龍泓洞造象題名一卷。

海外貞珉錄一卷。

存古閣藏石目一卷。

三韓冢墓遺文目錄一卷。

鈐所藏印爲赫連泉館印譜一卷。

校訂王文敏公漢目存目。

諸城尹祝年明經鼓壽魏晉石存目。

刊權衡度量實驗考。

民國五年 丙辰 大正五年 西曆一九一六年

先生年五十一歲、在京都。

是年先生以明拓石鼓、宋拓甲秀堂秦篆譜、顧氏研本、阮氏天一圖等本、七本互勘、比較異同、以爲之譜、折衷諸家、以成定本、說解其文字、以補苴前人而爲之箋、成石鼓考釋一卷。

出所藏骨甲、遴選前編中文字、所未備者、手施氈墨、成殷虛書契後編二卷。

撮錄甲骨不可據識之字、爲殷虛書契待問編一卷。

寫影所藏殷虛古器物、爲殷虛古器物圖錄一卷。

遴選古器物小品藏本、其物或世所罕睹、或已亡佚、其本亦皆一時所難致者、爲金泥石屑二卷。

影印古明器物圖錄四卷、爲明器著錄之始、古鏡圖錄三卷。

墨所藏古器物范、并會叢諸家所藏墨本、爲古器物范圖錄三卷。

續鈐得印爲赫連泉館古印續存一卷、

輯隋唐以來古官印集一卷。

鄴下冢墓遺文二卷。

影印高昌壁畫精華一卷。

墨林星鳳一卷。

刊六朝寫本禮記子本疏義。

古寫本玉篇殘卷。

世說新語殘卷。

日本古寫本悉曇子記。

北宋本天竺字源。

宋本文殊指南圖讚。

宋本草窗韻語。

續兵符考略殘稿。

續百家姓印譜。

民國六年 丁巳 大正六年 西曆一九一七年

先生年五十二歲、在京師。

四月、四子(福葆)、娶婦李氏、先生姝夫山陽李湘伯(文韜)第三女。

先生至滬。

冬再至滬。

是年、拓墨所藏器、編爲夢鄧草堂吉金圖三卷。中如商之勾兵、秦之虎符、鏤金之雕戈、異文之短劍、雞鳴之戟、夜雨之鐻、或爲並世所希、或爲天水之舊藏。

輯六朝墓誌精英一卷。

兩浙佚金佚石集存一卷。

芒洛冢墓遺文續補一卷。

刊鳴沙石室佚書續編。

日本古寫本史記殷本紀殘卷。

宋本趙注孟子。

宋本廬山記。

元本國朝風雅殘卷。

松江石本急就篇。

鈔本黃山圖經。

民國七年 戊午 大正七年 西曆一九一八年

先生年五十三歲、在京都。

春、返國、放保定屬清苑凍水二縣春賑、乃重入都。

六月、媳李氏卒。

八月、次孫女(玖)生。

冬、再入都。

是年先生以明季節義之風、以吳中爲最盛、而志彌貞、遇彌苦、學彌醇、所尤景仰者、莫如徐俟齋顧亭林兩先生、亭林學行、二百年來海內人士所以闡揚欣慕者至矣、俟齋遺書、則泯無存、所著居易堂集、雖間有傳本、而平生行誼、士大夫罕能言之、俟齋先生身世遭遇之奇蹟、無所不臻其極、而處之泰然、先後數十年、不挫不辱、其行誼可感天地而泣鬼神、乃撰徐俟齋年譜一卷、附錄一卷、以風示當世云。

圖錄續得古彝器、益以舊藏之未入前錄者、爲夢鄧草堂吉金圖續編、若昆甌之鐘、離庫之鎗、列國之鴛機、新莽之水槩、皆古器之殊尤或僅見者。

留輯專誌徵存一卷。

地券徵存一卷。

王子安集佚文一卷。

臨川集拾遺一卷。

昭代經師手簡初編。

昭代經師手簡二編。

二十家仕女畫存。

刊古寫本史記殘卷。

日本古寫本文選集注殘卷。

金石萃編未刻稿。

民國八年 己未 大正八年 西曆一九一九年

先生年五十四歲、在上海。

春、謀携家返國、海東友人聞之、多方挽留、有欲於吉田山爲築精舍、或致月廩者、堅謝乃免、捐寓居於京都文科大學、俾鬻爲影印東邦所藏卷子本各書之資。

東友餞別、先生賦詩謝之。

四月、至滬、遂自滬至天津、假寓天津金淦宣民部(鉞)別墅。

三女適海陵王氏。

十月、恭謁。

西陵。

是年、先生以萬年少先生、明季一孝廉耳、非有一民尺土之寄、而懷抱忠憤、起兵草澤、天命已移、身遭囚係、顛沛隱遯、垂死而志不衰、千載以後、尙論之士、有餘慕焉、卽其餘藝流傳、亦足千古、每披覽手蹟、芳艷孤迥、如見其人、輒自恨生晚、不及執鞭、謂已遭遇、先後同揆而才謝古人、勢殊往昔、八年浮海、寸衷莫白、因撰萬年少年譜一卷、附錄一卷、全集補遺一卷、以寄景仰之私、而先生之志、蓋可知矣。

友人函詢古器物學條目、及其修治之法、乃撰器物學研究議以答之。

圖錄所藏器爲雪堂所藏古器物圖錄一卷。

刊萬年少、李盛園、徐俟齋三先生集、爲明季三孝廉集。

民國九年 庚申 大正九年 西曆一九二〇年

先生年五十五歲、在天津。

春、至青島。

六月、於天津購法租界地築宅、九月告成、名之曰「嘉樂里」秋、與膠州柯墓園學士(劭恣)商辦京旗賑郵事、親京旗生計維持會、而慮義金難集、先生乃檢所藏書畫墨拓精品數百事、於京師江西會館、開會展覽、售以充賑、三日間、凡售二萬元、以萬八千元爲會中基金、以二千元賑豫災、復到滬上廣募、義金漸集。

十月望、放急賑、推及

東西兩陵、並於京師、設文課以郵士流、設工廠二所、以收少年子弟。

冬、四子(福葆)續娶陳氏、貴陽陳松山給諫(田)第六女。

是年撰海外吉金錄一卷。

宋元釋藏考本一卷。

唐折衝府考補一卷。

輯所爲文字、雲窗漫稿一卷、雪堂校刊羣書序錄二卷、金石文字跋尾四卷、書畫跋

擬江淹、爲永豐鄉人稿。

民國十一年 壬戌 大正十一年 西曆一九二二年

先生年五十六歲，在天津。

九月，三子（福萇）卒，年二十六，（福萇）字君楚，幼穎悟嗜學，弱冠後，更研究西夏梵文，以及歐西諸國語言文字，靡不精曉，爲沈子培尙書、王忠懿公所激賞，至是以疾卒，無子，先生哭之慟。

設博愛工廠於津。

是年撰補宋宗室世系表。

庚子褒恤錄校補。

集殷虛文字楹帖。

民國十一年 壬戌 大正十一年 西曆一九二二年

先生五十七歲，在天津。

正月，媳汪氏卒。

二月，次孫（承祖）生，（福葆）所出，先生命嗣爲三子（福萇）後。

次女卒、先生次女早孀、撫孤成立、至是以疾卒。大庫史料、既以先生力獲保存、民國後、歸歷史博物館、越十年、館中資絀、辛酉冬、乃斥其四之三、售諸故紙商、得四千元、是年春、先生以事至都、偶於市肆、見揭帖貢表、識爲庫物、因踪跡之、得諸某紙鋪、則庫藏具在、蓋將改造爲還魂紙、亟三倍其價值之、得再脫厄。

秋、又購得高郵王氏叢稿。

冬。

大婚禮成、先生入賀、蒙

召對。

賞「貞心古松」匾額、因自號貞松老人。

是年升文忠公自青島遷津、先生割寓舍旁樓三楹以居之。

民國十二年 癸亥 大正十二年 西曆一九二三年

先生年五十八歲、在天津。

夏、遼東方文化協會印刷局。

冬、至開封、觀新鄭出土古彝器。

五子（福頤）娶婦商氏，番禺商雲汀太史（衍瀛）次女。

先生先後所見老子石本四、六朝及唐殘卷十、見卽校錄、是年備列諸本異同、唐以後本不復闕入、成道德經考異二卷。

又撰敦煌唐寫本南華真經殘卷校記。

六朝寫本抱朴子殘卷校記。

唐寫本劉子殘卷校記。

民國十三年 甲子 大正十三年 西曆一九二四

先生年五十九歲、在北京。

夏、奉

旨著在紫禁城騎馬。

三孫女珊生、（福葆）所出。

八月、奉

旨入直

南書房、入都謝

恩。

命檢 寶壽宮藏器、越三日、復

命與袁勵準、王國維、同檢定 養心殿陳設。

十月、國民軍遣礮兵駐紮 大高殿、尋馮玉祥軍入、遂於景山架礮、直指

皇居、先生逆知將有變、念都中無可與謀、乃至津謀之、甫抵家、而警耗至、知悉馮軍入 宮、逼改優待條件。

上已出居北府、亟往見段祺瑞、將陳說大義、令發電止暴動、段謝不見、而允發電、

翌晨、入都觀

上、奉

命與貝勒載澗、紹英、耆齡、寶熙、充 皇室善後委員、與民軍折衝、忍恥就議席、

席散、悲憤填膺、欲投 御河、繼念不可徒死、歸寓、撫膺長慟、神明驟失、王忠

愨爲延醫士沈士楨診視、謂心氣暴傷、投安眠劑、得睡乃復常、時

上居北府危甚、先生懼終不免、乃作遺囑諭諸子、並處分家事。

十一月、與閩縣陳文忠公寶琛密謀、扈

上出居日本使館、先生面奏、「民軍以暴力逼改優待條件當時處境、不可以理喻、今既出險、若仍不言、是默認也、宜向各邦宣告當日情形、」因擬

旨以進、

上命照發、

壬戌春、先生既得大庫史料、欲籌金築館以貯之、而力未逮、乃權賃僧寺、暫安置之、充間塞牖不可展閱、而四方友人、多移書問其中所有、終無以應、乃運其少半至津沽、以數月之力、始檢理其千百之一二、是年寫定史料之已檢理可校寫者二十二種、刊爲史料叢刊初編。

魏書多佚卷、且有佚葉、洛陽出土元魏宗室墓誌數十、先生每得墨本、亦取史傳比勘、於道武七王、廣平王連佚編中、補元纂弟倪、倪子珩、於孝文五王、廣平王懷傳佚葉中、補嗣王悌、范陽王海、其他傳誌異同甚多、先生既一一據以校訂、因撰魏書宗室傳注十二卷。

民國十四年 乙丑、大正十四年 西曆一九二五年

先生年六十歲、在北京

一二月朔、與日本使館書記官池部政次密謀、扈

上出都至天津、駐

蹕前湖北提督張彪別墅、奉

命曩幫留京善後事宜、兼辦天津臨時交派事件、日詣

行朝、尋與升允、鐵良、袁大化、同充顧問、先生以名位太高、不敢就、

上不許。

六月、先生六十生辰、蒙

賞歲寒松柏匾額、文綺紗殼如意。

冬、具疏辭職。

上復不許。

是年、先生以古璽印所載姓氏、多不見姓氏書、吳齋中丞輯續百家姓印譜善矣、顧所收姓氏、才逾二百、其不見姓氏書者、尙未及半、蓋美猶有憾焉、乃以五旬之力、

據所藏、及諸家譜集、得姓千餘、不見姓氏書者、亦逾五百、且據以訂證前人遺失、成璽印姓氏徵二卷。

重校訂記元編。

增訂符牌圖錄。

輯西夏官印集存。

袁近年文字爲松翁近稿一卷。

輯刊高郵王氏遺書。

民國十五年 丙寅 昭和元年 西曆一九二六年

先生年六十一歲、在天津。

四月、三孫（繩祖）生、（福葆）所出。

先生至滬、留一月返津。

是年撰天發神識碑補考一卷。

蒿里遺文目錄六卷。

民國十六年 丁卯 昭和二年 西曆一九二七年

先生年六十二歲、在天津。

五月、王忠懿自沈昆明湖、以死陳言、先生爲遞遺疏、並入都經紀其喪。

八月、編存忠懿遺著爲四集、次第付刊。

是年撰紀元以來朔閏考六卷。

輯去歲文字爲丙寅稿一卷。

民國十七年 戊辰 昭和三年 西曆一九二八年

先生年六十三歲、在天津。

四月、四孫(興祖)生、(福葆)所出。

五月、

山陵奇變、先生報效奉安銀兩。

上手諭嘉勉、並賞言泉文律匾額。

秋、於旅順築屋。

十月、工竣、先生乃上疏求退、且面奏「在津無以報稱、遷居後、仍當勉竭駑駘、」
上始許行、遂霸津屋、舉家遷旅順。

是年撰宋史曹輔傳注。

增訂碑別字。

民國十八年 己巳 昭和四年 西曆一九二九年

先生年六十四歲、在旅順。

正月、至津祝

嘏。

十二月、孫女(玖)以肺炎暴殤、年十二。

辛酉歲、中州既出魏正始石經、明年壬戌、先生與吳興徐君(鴻賓)、四明馬君(衡)約偕至洛陽、觀漢大學遺地、已而先生以事不果、乃語徐君、「正始石經與魏文典論並列、石經既出、典論或有出土者、此行幸留意、」徐君諾、既抵洛、郵小石墨本、

詢「爲典論否」先生閱之、則漢石經論語堯曰篇殘字也、亟移書請更搜尋、遂得殘石十餘、此漢石經傳世之始、嗣乃歲有出土者、是年先生取閩中陳君(承修)會拓之、漢魏石經集拓、中漢石經七十一石、本爲一石而離折者併之、僅存二字者去之、得石五十二、益以中窰所藏、命四子(福葆)、五子(福順)勾勒以傳之、手定其目、加以考證、成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一卷、補遺一卷。

又撰大彙考釋。

錄印姓氏徵補正。

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

鏡話。

嵩里遺文目錄續編。

重校訂和林金石錄。

敦煌本毛詩校紀。

帝範校補。

宋槧文苑英華殘本校紀。

彙刊爲遼居雜著。

哀數年來文字、爲丁戊稿一卷。

遼居稿一卷。

民國十九年 庚午 昭和五年 西曆一九二〇年

先生年六十五歲、在旅順。

正月、至津祝

暇。

上親書日健延年四字賜先生、尋進呈。

歷朝宸翰、及

御製集、又蒙

賞研精繹帙匾額。

夏、中日文化協會請講考古學、爲講本朝學術源流派別、爲本朝學術概略一卷。金

州士紳、復請講學於文廟明倫堂、爲講論語義、月二集、凡三閱月、以事巾輟、成

講義錄一卷。

冬、輯二十年來所儲金文墨本、前人未著錄者爲貞松堂集古遺文十六卷。

輯庚午年所爲文、爲遼居乙稿一卷。

民國二十年 辛未 昭和六年 西曆一九三一年

先生年六十六歲、在旅順。

正月、至津祝

暇。

歸至吉林、因長白賓沈愈宮保（熙）之介、識吉林參謀長今宮內府大臣宗室熙公

（洽）。四月、長孫（繼祖）娶歸蕭山陳氏。

秋、賃廡舍後地二畝、築樓三楹、以貯藏書。

未幾、滿洲事變起、凡六渡遼、與熙公及日本軍部協商、決迎

駕莅東之計、復至津面奏請

旨、得

俞允。

十月、

上渡海至營口、暫駐

蹕湯崗子、旋

幸旅順、先生日侍左右。

歲末、以勤勞過度、遂病呃逆甚劇。

上親臨視、慰勉周摯、感激

恩遇、賦詩恭紀。

是年自叙平生爲集彙編、以示子孫。

大同元年 壬申 昭和七年 西曆一九三二年

先生年六十七歲、在新京。

正月、病愈、扈

上至湯崗子。

二月、滿洲建國、扈

上至新京、拜參議府參議、先生以新邦肇造、宜崇廉退、具疏力辭。

上勉允所請、而

命勿離左右、以備諮詢、尋任先生爲臨時賑務督辦。

四子(福葆)任秘書處秘書。

四月、至齊齊哈爾。

五孫(紹祖)生、(福葆)所出。

十月、曾孫(安國)生、(繼祖)所出。

大同二年 癸酉 昭和八年 西曆一九三三年

先生年六十八歲、在新京。

四月、先生前既編印殷虛書契前編、續編、皆就篋衍所藏、手施瓊墨、其海內諸家所藏、不能得墨本、蓋甲骨古脆、得者皆珍惜、不忍施墨、懼損文字也、然用是先生乃百計購求、復得墨本約三千紙、至是、乃撰三之二、成殷虛書契後編六卷、殷虛菁華、略萃于是矣。

正月、哀近年文字、及舊稿之未刊者、爲松翁未焚稿一卷。

合重訂高昌麴氏年表。

高昌專錄。

遼帝后哀冊文錄。

上虞羅氏技分譜。

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

本朝學術概略。

金州講義錄。

爲遼居雜著乙編。

六月、拜監察院長、一面辭。

上不允、且

命人傳諭、趣視事、乃勉就職。

十月、滿日文化協會成立、先生任常任理事、倡議集資恭印

大清歷朝實錄、會中贊決議行。

十二月、四孫女(瑞)生、(福葆)所出、

康德元年 甲戌 昭和九年 西曆一九三四年

先生年六十九歲、在新京。

正月、改行

帝制、先生充大典籌備委員。

四子(福葆)任尙書府秘書官。

五月、特叙勳一位。

賜景雲章、疏辭。

上不允。

曾孫女（允康）生、（繼祖）所出。

六月、上請釐正於律行政之不當疏。

七月、上綱紀不可稍弛疏、又上請罷黜不職自微臣始疏。

九月、六孫（緒祖）生、（福頤）所出。

十二月、充恩賞會議議定官。

是年輯所爲文字、爲車塵稿一卷。

合漢石經殘字集錄。

又續編。

唐折衝府考拾遺。

古器物識小錄。

爲遼居雜著丙編。

康德二年 乙亥 昭和十年 西曆一九三五年

先生年七十歲、在新京。

六月、七十生辰。

賞樸學忠謨匾額、鄉學淵源追晦木、朝端風誼抗寒松楹聯、壽佛文綺如意、賦詩紀恩。

九月、五孫女(瑩)生、(福葆)所出。

十月、築京屋成。

是年上大臣違法溺職疏、又有乞休兩疏。

康德三年 丙子 昭和十一年 西曆一九三六年

先生年七十一歲、在新京。

春、任滿日協會會長。

六月、四子(福葆)調宮內府秘書官、陞叙簡任。

長孫女適山陰樊氏。

十二月。

勅許佩帶日本帝國贈子勳一等瑞寶章。

康德四年 丁丑 昭和十二年 西曆一九三七年

先生年七十二歲、在新京。

五月、乞休得

俞允。

特賜前官禮遇、退寓旅順、有乞休得請、恭紀

聖恩兼簡朝右諸公二律、及還山口占四絕句。

自是遂杜門習靜、惟以著述自娛、每春秋佳日、必詣京恭請

聖安、及與朋友話舊、留一二月歸、歲以爲常。

六月、六孫女(璵)生、(福順)所出、七孫女(琳)生、(福葆)所出。

是年撰唐書宰相世系表補正二卷。

唐代海東藩閩誌存一卷。

姚秦寫本僧肇維摩誌經殘卷校記一卷。

康德五年 戊寅 昭和十三年 西曆一九三八年

先生年七十三歲、在旅順。

九月、四子(福葆)補宮內府內務處長。

是年、撰碑別字拾遺一卷。

重訂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

輯兩年來文字、及舊稿未刊者、爲丁戊後稿一卷。

影印所藏敦煌卷軸、爲貞松堂西陲秘藉叢殘。

影印所藏彝器墨本、爲三代吉金文存。

影印所藏名人墨迹、爲貞松堂名人法書。

影印百爵齋名人法書。

康德六年 己卯 昭和十四年 西曆一九三九年

先生年七十四歲、在旅順。

二月曾孫女(允宜)生、(繼祖)所出。

八月、八孫(希祖)生、(福葆)所出。

是年撰石交錄四卷。

宋本廬山紀校勘紀一卷。

影印宋拓隔麻本淳化閣帖。

明成祖寫經。

康德七年 庚辰 昭和十五年 西曆一九四〇年

先生年七十五歲、在旅順。

正月、八孫女(琨)生、(福頤)所出。

影印古寫本華嚴音義。

先生七十後、體氣漸衰、冬季感寒喘疾、數月不療、行二三十步、卽覺胃痛、又時時患失眠、去春患頭眩、久之方愈、今年春初、微患感冒、纏綿未愈、至二月中旬、突轉肺炎、醫治漸愈。

五月中旬、復發胃痛舊恙、旋作旋止、至十三日夜、痛益劇、心臟驟變、延至翌日巳刻、遂易簀、越日、事聞

上震悼。

賜龍光大綬章。

諭派掌禮處長張允愷奠醑。

賞給陀羅經被。

賜祭一壇。

賜祭案料。

賜諫。

予諡恭敏。

校 後 誌 · 感

筆者自髫齡讀書時，即習聞羅先生爲我國考古學之宿儒。滿洲建國後，筆者渡滿供職於司法界，因同寅陳君學超之介，得拜識先生於新京西三道街之葵園。時先生已達六十餘高齡，鬚髮皆白，腦後猶垂有碩果僅存之小髮辮，而精神矍鑠，步履健速無異中年人。是時，筆者亦居葵園中，乃得朝夕承教，先生亦喜與後輩少年談，每至夜分，猶娓娓不倦，常談及光宣（光緒，宣統年間）遺事，尤其於保存大庫史料（事詳本傳）之經過，及當年與張文襄（之洞）升文忠（允）之交誼，至爲詳盡。惜先生素操淮安官話，語調且迅速難辨，筆者亘苦不得其詳耳。

康德二年，先生移居東三馬路之私邸，與日滿學者組織滿日文化協會，筆者承先生提携，委爲協會職員，自是以公私關係，謁見尤勤。先生獎勵筆者無微不至，不僅於筆者之學業，職務，即筆者之家庭，生活等々亦極關心。猶憶嘗筆者甫入協會，首次領取月俸時，會中以會計關係，遲發一日，先生當時以電話詢問：『是否已領？』答稱『尙未。』次日清晨，先生將歸旅順，於行裝待發之際，竟撥出私囊，命其第四子（福葆）送至筆者

家中，然後啓程，筆者送至驛前，猶殷々垂詢：『是否够用？』卽此一端，足見先生維護後進之苦心。十年以來，毫無成就，今日思之，誠愧對先生於泉下矣。

邇後先生常來往於新京，旅順間，行篋中推携有生平收藏之精品以自遣，知筆者習畫，每謁見時，輒示其秘藏。先生所藏之金石固無論，而於古畫中最喜明代之陳洪綬畫，每謁見時，輒示其秘藏。先生所藏之金石固無論，而於古畫中最喜明代之陳洪綬

(老蓮)清初之石濤(大滌子)石溪二僧之作品，故其收藏中以此數人之作最多且精。

前歲先生逝世後，文化協會及先生遺族，咸以修傳事見囑，筆者學識淺陋，曷敢當此，迄今三年，遲々未竟，但伏思筆者備承栽培，得有今日粗能自立者，莫非先生之賜，乃忘其固陋，冒然執筆，粗成此稿，留備他日史家之採錄。至內容除根據當年先生之口述，及先生自著之集蓼編外，餘皆承先生弟振常，先生之長子福成，四子福葆，五子福頤諸君所述者。

我國自古以來之歷史傳記，筆者每恨其太略，且多囿於『學優則仕』之主觀。如詩人杜甫，李白，可謂東方數千年來之偉大詩人，吾人試讀唐書本傳，全文不過數百字，內容僅紀其出身，家世，仕版升沈而已，至於其詩之傳授，沿流，及其作詩之動機，與當代文壇之影響等々，概難一見。尤其唐書不爲詩人列傳，宋史不爲詞人列傳，元史不

爲傳奇家列傳，誠爲我國文學史上之一大損失。且溯司馬氏（司馬遷）之史記，卽如游俠，刺客，貨殖者流，猶且爲之列傳，於此足見後來史家之囿於班固遺規，不敢越雷池一步之可憫也。反觀世界各國之學者，詩人傳記，其如本人之身世，思想，作品之內容，當時之環境等々，靡不極其詳細，恍如身對其人，歷々可睹，較比我國傳記之簡略，奚啻天淵。羅先生不僅爲我國學者，并可稱爲世界名儒，非獨國人景仰，卽如日本之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法國之伯希和，英國之沙腕諸大學者，亦莫不仰慕深交，是則先生之傳，尤應詳盡。故筆者採近代體裁，分段記述，不重文彩，但求翔實，惟惜資料未足，仍嫌簡略，俟諸他日蒐羅，或更重爲纂修。附錄年譜，乃先生近戚陳學超氏所輯。當此書出版之際，聊綴數言，用誌梗概，務希讀者賜予匡正，同時并對羅氏諸君及惠贈照片之三枝朝四郎氏謹致謝意。

康德九年十一月

著者識於新京三江會館



同書著者編著書目

孔子世家

九B
角列
整6

曼殊雅頌

二B
角列
五6

鄭孝胥傳

三B
角列
五6

滿日文化協會發行

康德十年五月一日印刷
康德十年五月五日發行

著者

〔定價 壹圓參角五分〕
〔送料 八分〕
新東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
陳邦直

發行人

新東京特別市五馬路一〇七號
陳邦直

印刷人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駒越五貞

發行所

新東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
滿日文化協會
電話②三三四六番

印刷所

新東京特別市五馬路一〇七號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電話代表②一九一一番

總批發處

新東京特別市五馬路一〇七號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電話代表②六九〇五番
振替口座新東京三二六〇番

